

# 2005年，我的云南和西藏

laub



那年夏天，我去远行.....

# 目录

<b>1 去云南</b>	<b>1</b>
<b>2 丽江古城</b>	<b>3</b>
<b>3 泸沽湖</b>	<b>8</b>
<b>4 扎西家</b>	<b>15</b>
<b>5 忽悠客栈</b>	<b>22</b>
<b>6 滇藏线</b>	<b>28</b>
6.1 迪庆 . . . . .	29
6.2 香格里拉，飞来寺 . . . . .	31
6.3 芒康 . . . . .	37
6.4 然乌 . . . . .	43
6.4.1 波密 . . . . .	43
6.4.2 24K，嘎瓦隆雪山 . . . . .	43
6.5 葛郎山，东久乡 . . . . .	43
6.6 八一 . . . . .	43
6.7 巴松措 . . . . .	43
<b>7 拉萨</b>	<b>44</b>
7.1 拉萨 . . . . .	44
7.2 大昭寺 . . . . .	44
7.3 布达拉宫 . . . . .	44
7.4 纳木措 . . . . .	44
7.5 下车与上车 . . . . .	44

# 1 去云南

那天，见麻子在MSN上的签名：七彩云南，急召猛男同行！

一直没有和麻子面对面说过话，山友聚会<sup>1</sup>时见过她，是一个漂亮的大眼睛的妞。在MSN上看到她的这个签名，我就招呼她说要去，她问：真的？答曰：是的。

第一次会面，麻子抱着她的宝贝儿狗狗——贝贝。本来想和她商量出去的行程，一边吃蛋挞，一边给她看我从网上打印下来的路线攻略。麻子翻了一遍，然后大概意思是：计划一般都没什么用，去了先睡几天觉，然后问问当地人，临时再决定去哪里。我当时有点儿诳了<sup>2</sup>。晚上她在家里招待我吃晚饭。我切菜，她掌勺，这位湖南妹子的手艺很好。炒菜时，她偶尔回眸嫣然一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再约她，没啥反应了。好像她忙别的事去了，打去电话也没人接。

麻子买了7月2号的打折机票去云南，6月29日下午我买了6月30号从广州去昆明的火车票。我先出发，然后大家在丽江汇合。

29日晚上，在火狐狸关门前买了8折的BIGPAGE背包，80+10升，tcs背负。在选包的时候，腰带的大扣件就被我用手拉开了，换了一个扣件<sup>3</sup>。后来，在西藏的旅途中，又有顶篷的扣件绷开，事实证明，要么我被火狐蒙了，或者就是南京降落伞厂代工的BIGPAGE质量已经全面滑坡。

回来，在上沙超市买了啤酒，方便面，巧克力等食品，把家里仅存的两支雪茄也带上了，巧克力后来在神山的研口分给藏族朋友们吃了，雪茄陪我广东、云南、西藏、新疆、甘肃、陕西、四川、云南、广东走了一圈，又带回来，在上沙的同一间房子里抽了。

6月30日，上午11:49，深圳罗湖火车站开往广州。下车时，新背包的肩带就被拉裂了，十分恶心。然后我在广州火车站外的坝子上，买了针线自己去缝好那个绽开的豁口<sup>4</sup>。

下午14:30，登上广州火车站开往云南的火车。上车晚了，行李架都满了，于是把我的大包扔到了我的上铺，我和这个包共同挤在狭窄的上

---

<sup>1</sup>爬山的朋友们的吃饭聚会，一般最终都演变为吃饭为主、爬山为辅或者完全不爬山只吃饭的活动形式。

<sup>2</sup>重庆话，表示愣了、蒙了、不解、意识恍惚等精神状态。

<sup>3</sup>包上所有的扣件都有一个枫树叶的标志，腰带扣件是软的，可以被拉开，后来换成了标志是“BIGPAGE”的扣件，很硬，扣上时会有清脆的啪一声。有“BIGPAGE”标志的没问题。买包的同学注意对比。

<sup>4</sup>这是我第二次在时间紧迫的情形下不得不自己去缝背包的肩带，这些商品的质量极不可靠，不管是价格一两百的，还是一两千的。经典时代已经不在。

铺，我觉得我的身材真好。我再一次感慨，如果我是个妞就好了。

由于自带了足够的食品，火车上的各种高价食品一律无视。

火车一面开，心情也一路舒畅，沿途风光不错。

7月1日，在火车上认识了两个朋友，何灿然和罗兰，互相留了电话。

火车开了25个小时，下午3、4点到达昆明站。错误的买了火车上兜售去丽江的长途汽车票，到后来才知道是被拼到晚上出发的车上了。应该自己去汽车站买票的。

火车站出来左边，是南瑶汽车站。晚上8：00开车去丽江。时间还早，我去一趟WarMart买点东西。摩的5元到了。买了小手电，后来在波密东久乡坏了，买了一顶很好的帽子，后来也遗忘在新疆的阿克苏的温宿的小饭店了。

在从WarMart返回的车站上，遇到两个巡警mm，高挑的那个还挺秀气，我去说话，聊起来。小个子mm先坐车走了。留下的这个叫杨杨，她后来带路送我回到了南瑶汽车站。她说“你很高，和你走着挺有安全感”，我说“您也很高，而且还是公安妹妹，所以和你一起走着我觉得更安全”。后来握手告别。她给我留下了“云南很美好”的第一印象。

南瑶车站那儿的小卖部，有桶装的康师傅方便面，一间才2.5元，买了4个，不过一想不对，怎么比超市还便宜，仔细一看，不是康师傅，而是康帅博，马上拿回去退了<sup>5</sup>，真是防不胜防。

上了去丽江的卧铺车，我铺位在右边靠窗，我旁边是个小个头的女学生，再左后面上铺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刘娅婷)，她的下铺是个外国mm (Sherry)。后来我们都认识了。

开车了，关灯了。

卧铺很短，我的脚伸不直也睡不着，身边这个女孩睡着了，随着颠簸，头搭在我肩上，呵呵，后来她醒了。我们聊起来。

她叫松，纳西族，在云南某大学念完电子工程，刚刚毕业，要去国税局工作。我说：你挺不错的，以后没什么可忧虑的，找个好老公就好了，她笑笑说，哪有那么快啊？

车在往丽江的路上开着，蜿蜒上坡。

透过大大的车窗玻璃，看见晴朗干净的云南的夜空。明晃晃的月亮挂在天上，随着车的转弯，月亮一会儿出现在左边窗，一会儿又到了右边窗，银河和星空都那么亮、那么近，车颠簸着往上开，就象一个大摇篮，摇摆着往天上开，往星星那儿飞去一般。

我坐起来看了一会儿窗外，松说：你象个孩子一样……

---

<sup>5</sup>康帅博这个杂牌，后来在网上被公布了，也被别人骂了，呵呵。

## 2 丽江古城

7月2日凌晨6: 40，汽车到达丽江总站。松是本地人，先回家了。

叫上刘娅婷和Sherry，我们上了一个客栈老板的车，说是去看有没有空房，到了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于是坐在院里等人退房。<sup>6</sup>天快亮了，有了一间单房，让给了2个妞，我在院子的石头桌子上吃了点她们的凉拌海带。为了找房子，到隔壁客栈，认识了一个想去西藏的哥们儿，波头，顺德人。他问我是否去西藏，我如实回答：“还没定”。在一个不远处的客栈(好象叫溢灿)找到了房间，一个床位20元，便宜<sup>7</sup>。两个床位，只有我一人住。

稍作休息，我去找刘娅婷和Sherry。大家去黑龙潭公园游玩。走出古城<sup>8</sup>的大水车，到处飘扬着施光南的葫芦丝独奏曲《月光下的凤尾竹》。我问小刘，这儿有什么名小吃，她想了想，笑着说“丽江粑粑”，这个名字把我也逗笑了。我看到这个品种的食品，却没有食欲。

Sherry是一个爱尔兰女孩，在云大教书。小刘是云南本地姑娘，在大学学习民族舞蹈的，快毕业了，计划考公务员。因为昆明的世博会，学校都放假，所以不约而同来到这里。我呢，呵呵，我是在城市里面呆闷了，出来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用简单的英语说话，Sherry也懂汉语，时不时地说中文，我们沟通很顺利。Sherry看到老人、小孩，或者工艺品，就会由衷地说： It's so beautiful，然后用小数码拍下来，小刘买了一个一次性相机也拍着。我没有相机，纯视线感受<sup>9</sup>。我给她们拍照，然后也分别和两个mm合影。我发现自己的传统，与小刘合影时，我就自然地把手搭在她肩上，很亲切；与Sherry合影时，我就老老实实站在旁边。其实Sherry也很漂亮，同时拥有外国女人的很好的身段，而且她很随性，比如在黑龙潭边上有个泉水窟窿，她就问：Can it be drunk?我和小刘都建议不喝，正好有本地村民来打

---

<sup>6</sup>其实开车的人就是这客栈的人，没有空房他也知道，说的也是“有没有空房先坐车过去看看再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在还没有空房的情况下就提前拉客人到自家的一种竞争方式，他需要的就是新来的客人在院子里面等着别人退房。当然，此时新来的旅客也不可能找到住房，旅馆都没有开张。

<sup>7</sup>古城客栈的床位价格浮动很大。平时都不贵，旺季最高可以涨10倍。我当时住感觉晚上有点儿热，最烦的是嗡嗡乱叫的蚊子，想拍死之拍不到，不能安心入睡。

<sup>8</sup>丽江古城，本来名字是大研镇

<sup>9</sup>在那之前，我对相机没有感觉。随着旅行的深入，没有相机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最终成了这次旅行的最大缺憾。后来，在一次登山的晚霞中，我又没有相机，面对着慢慢逝去的美丽的晚霞，我在心里对自己大声喊道：搞一个单反！随后不久，在经历了支持国货但海鸥不争气的夭折后，我终于拥有了一部心爱的相机：Nikon F4s，胶片派，不辩论。

水，Sherry高兴的说没问题，就跑去接来喝了，然后很开心的样子。我和小刘又有点儿逛了。外国人往往很单纯，她好像就是为了要亲身体会这一切一切事物那样。

中午在馆子简单的吃饭，买单AA。本来我是想请二位女同学，但是估计Sherry不能接受，之前买门票就差点出尴尬。后来觉得如果是单独一个女孩，不管是Sherry还是小刘，估计都能接受我的邀请。Sherry在中国很多年了，对我们请客的方式应该有所了解，只是因为和我不熟同时还有别的女性，所以回归到本来的习惯中，而同为女性的小刘，在女性同伴Sherry不接受请客的情况下，和我没什么特殊关系，自然也不会接受。不知我对两位妞儿的分析是否正确。

中午休息，我又去黑龙潭那边逛逛，结果发现往大门左边走50米就有通道可以进去，自然免费，我就又进去逛了一圈。下午，小刘要去一个什么庙，Sherry和我去逛古城。我自然带领她走免通道了，进去公园后之后，她说：Great！哈哈。黑龙潭公园里有座小山，叫做象山，我们就去爬山，我带着小背包，叫Sherry把她的饮料给我背，小妞第一次推辞，第二次就从了，呵呵，然后我对她说：You could drink anytime and anywhere, just call me. For me, that is not a trouble at all. 也不知这句是否地道，反正她听了就含羞涩地点点头。从这里开始，我没有觉得她是个外国人了，而是一个温柔听话的小妹。

她喝水时，我就告诉她喝慢点，因为运动时体内有盐平衡，喝大量水会打破平衡，使人不适或者出现问题，所以要小口。她点点头。走着，她问我：“Kongyi, Do you like your work?”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有些像问一对结婚很久的夫妻中的丈夫：你爱你的妻子吗？其实无所谓爱不爱了，已成习惯。她好像很理解。

在半山腰的亭子上，聊天，了解到她也喜欢自己一人去户外活动。我说：还是结伴而行的好，有个女性登山家说过：即便加上自然界的危险，一个女性在野外的最大危险还是来自于男人。她听了就握起小拳举起胳膊笑道：“I'm strong！”我说，是的，你很strong，但是我们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主题。你strong，这很好，但是还是要结伴出行才更为安全。

她说喜欢户外活动，我说我也喜欢，说笑中，我对她讲：尼采说，一个人之所以喜欢忘情于大自然，just because he was a tiny character，想忘掉自己。她也笑起来。

走到山顶的一座塔，没有路了，玉龙雪山就在眼前，左边的山坳后面是拉瑟海，下午的阳光宁静照着这一切，Sherry找角度拍风景，偶尔给我拍一张。

离开黑龙潭公园，我们到大堰镇的小山上，眺望丽江古城全貌。Sherry

说古城比新城漂亮，我说因为古城沉淀了更多的时间。我把韩剧《蓝色小药丸》II中的一段说词给翻成英语说给Sherry 听，崔志友对那个男的说“不是你不如姜俊尚那么好，只是因为有一样东西你没有，是时间，我和俊尚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Sherry 有一头银灰色的短发，眼睛是不太黑的黑色，脸上有雀斑，鼻子不大但是鼻梁很直，不是特别爱笑但是善于倾听和表达，皮肤白得好像抹过滑石粉，同时透着红色，脸上胳膊上都有细细的绒毛。她穿着灰白色的短袖体恤，纱布一样的浅色蜡染的布裙子，裙子不是通常的筒状，而是一大块布在腰间裹扎一圈的那种款式，平底凉拖。我说：这样行动会不太方便，她说这样凉快。Sherry 身材挺好的，胸部丰满挺拔，穿着这样带点慵懒的装束，给我的第一感觉不是性感，而是舒适，给人感觉她穿着的本意也不是为了突出性感元素。

和Sherry 在山路上走着，时不时说一句话，我觉得她很安静，而且富于理性。我不算风趣幽默，当没有话题时，她就专心拍照片，然后用她纯正、富有磁性的英语声音告诉我她拍下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和外国女性单独相处，感觉很好。不知外国女人和男人在一起时是否都这样，如果是，那么我相信他们在精神层面的交流会很多，就像巴赫和他的妻子玛格琳达德讨论音乐的旋律那样，就像爱因斯坦的父母在小爱因斯坦面前互念诗歌那样。

呵，这丽江的柔软时光。

后来走在马路上，遇见外国男士向Sherry 问路，她随即用快速坚定的语气回答他，立刻让我感到他们同为西方人，具有一种内在的默契。

正走着，手机响了，麻子清脆快乐的喊声传来“老布，我们到了丽江机场，我们马上打车来古城，晚上一块吃饭！”主力部队已经到达，新的一篇即将翻开。

Sherry 在书店专心选CD，我告诉她我的朋友要到了，她在店里立刻扬起手来与我告别，好吧，Sherry 再见<sup>10</sup>！

天就要黑了，再从大水车走进古城，这里已经变成了人声鼎沸、一片欢腾的大食肆，沿着小河的新华街两边的酒吧饭馆统统爆棚，店里坐满了人，路上挤满了人，餐馆的桌子沿着河沟岸边已经摆满了，人们隔着小河开始对歌，喝酒，高声谈笑，每个人都那么喜形于色，眉飞色舞。我陷入人海，找到四方街还是未找见人，电话拨通麻子问他们在哪里？她在喧闹嘈杂的背景声中奋力喊道“樱花屋对面，就是小巴黎、樱花屋的对面……”，我还想问“樱花屋在哪里”，电话已经断了。

---

<sup>10</sup>当时留有Sherry的手机号，但是后来没有再联系过。为什么不联系？可能和星海辰《樱花抄》中的男主角有类似之处，不过《樱花抄》是切肤之痛，而在我只是淡出。

樱花屋、小巴黎是丽江古城十分有名的两个酒吧兼饭馆。就在我打电话地点的10米左右。走到约定地点，远远看见麻子挥动着胳膊大声喊着我的烂网名，她穿着灰绿色的吊带体恤，头上裹着红色的头巾，把头发扎成了两束小辫，牛仔裤运动鞋，还是那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麻子。她身边有个空位，我坐下了，一看对面一男一女，麻子介绍他是青蛙，她是小康。店小二穿梭来往，肉菜冰啤，开席！

这是一顿很丰盛很尽兴的晚饭。我们和古城的每一个客人一样，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停过。我们聚众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开怀大笑，推杯换盏，大吃大喝，尽情享受着这样酣畅淋漓的好时光。麻子比往常更加忘我地兴高采烈，邀请大家干杯、招呼谁谁吃菜、手舞足蹈地开每个人的玩笑，迷人的目光和活泼的嗓音在我们面前跳跃着。街上的灯光、灯笼都亮了，暖色调的光线印着她面庞的剪影。她不住地说笑，身子也在晃，握着筷子的手在头顶上挥来挥去，感染和召唤着我们的好心情。麻子，就像夜空里的一颗星星，散发着令人赏心悦目的光芒。

我们开心吃着，整条街也都在沸腾，路边的灯笼加上酒吧饭馆的灯笼灯泡把这条街照印成了红彤彤的快乐老家，每张桌子的客人都在胡吃海喝，高谈阔论。以水渠为界，对歌声此起彼伏，唱什么歌的人都有，他们用最大的嗓门儿喊着各种靠不靠谱的情歌、儿歌、革命歌曲，还有上座率最高的《摩梭情歌-玛达米》，大家竭力用歌声压倒水渠对面的同样兴奋的朋友，驱散自己心中积压了很久的不适，让自己回归到无忧无虑心花怒放的超然境界。

屋檐下比比皆是的红色灯笼把古城的大街小巷烘烤成一个甜腻、安稳的红晕的港湾。亲昵的情侣拥吻而过。美女，以很高的密度无处不在，和情人胶着在一起的、和姐妹结伴而行的、独自品味孤独自由的，她们在人流中不断闪现，好像对身上的各个细节都精心雕琢过，都把自己打扮成了最漂亮的样子。她们在古城里也仍然如在摩登都市里一般，永恒地吸引着另一群人专注的目光。

人们在这里不问时刻钟点，也不忧虑身在何方，从这一杯酒吃到下一盘菜，从这一首歌唱到下一个调，从这一个女人的胸部看到下一个女人的臀部……

这，就是不夜的丽江古城。

一切热闹继续，我们还在吃饭，麻子拍着我肩膀扭头笑呵呵地问我：“老布，气氛好不好？开心吗？” ，瞅着她那张越看越顺眼儿的脸蛋儿，我还能说别的什么吗？

我和麻子算是之前爬山认识的，青蛙和麻子是这次网上邀约来丽江而认识的，小康是在网上同一个帖子里发贴加入的，小康说，还有一个哥们

儿，也来丽江了，呆会过来同大家见面。说着，这位朋友来了，坐下一看，波头，呵呵。我们俩互拍了一巴掌。多一个人，气氛更热络，饮酒吃肉之后，波头又象早上问我那样满脸期盼的询问大家：去不去西藏？大家当时都没有当真，麻子没开腔，我还是说没计划去那儿，小康说穿高跟鞋去。每次想到这里，想到波头一脸的期望，我总觉得太tm逗了，转悠了一整天，晚上遇到我们这帮神人，倡议还是被否了，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好像是在饭桌上，敲定了明天去泸沽湖。

吃完了，大家起身逛古城，到人多的地方，青蛙就伸手护着麻子，十分体贴，噢，原来如此；再看麻子，目光迷离，不置可否，好像还在被动语态。麻子是个可人儿，有人喜欢不奇怪。我有些怅然，不过不久就平复了。

大家说要看古城的全景，我白天才和Sherry 去看过，天一黑，我却找不到路了，转了几圈，估计众人都疲了，麻子说：“过几天再看吧，明天还要出发，今天早休息吧。”返回路上，麻子高声说道：“今晚我们都早睡，明天早上我起来给大家买豆浆油条！”她是很甜。

麻子和青蛙在一个客栈，小康在另一个，我和波头的客栈离得近，我俩一道回去。

我和波头那晚回去有没有再聊天抽烟我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约好明早6: 40 起床去找他们。

屋里有些闷热，有蚊子在飞。与蚊子掐架到凌晨3、4点，我终于禁不住困倦要闭眼儿了。窗外，古城客栈的瓦檐外边，夜色晴朗，明亮的月亮在天上默默看护着地上这群开了心的人们。

### 3 泸沽湖

7月3日，去泸沽湖。

我和波头按时起来往四方街走，麻子电话不通，青蛙的通了，说客栈没开大门，确实也是没开，过会儿小康也来了。等到快8点，大家都有点儿急了。麻子他们的客栈开门了，我就进去找，喊了几声，青蛙从二楼探出头来，说：“小声点儿，麻子还在睡。”我一听就觉得不爽，难道不去了？于是就往上楼想把麻子喊起来，青蛙迎出来说麻子昨天没睡好，现在屋里睡觉……我没有接受，心里只想把麻子先喊醒了再说。

推门进了麻子的房间，全身躲在被子里的就是她了。我到床边，轻声说：“麻子，起来了，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没反应，又喊一遍，还是没，我有点无奈，在她床边坐了片刻，我说：“你起来嘛，我把琴都带上了，就等着出发了，你呆会儿可以在车上睡。”还是没声儿。我有点急了，我卸下大背包，朝着她肩膀部位轻推两下喊她起来，她就象在装死一样没反应，我心想：这个女娃子怎么这样不可控？我说：“我拉被子咯！”然后拉下盖在她头上的被子，看到她一脸憔悴的睡在里面，我也有点于心不忍，她模糊地嗯了一声转过身去，用手臂挡住脸和眼睛还想睡，我说“我拖人了哟”，然后把她拽起来坐着，她本来都闭着眼坐起来了，可我一松手，她晃两下又躺了下去。一不做二不休，再拽起她，把她挡眼睛的手臂掰开，抖了她两下，大喊“不准睡了”，同时抓住她肩膀不让她再倒下，如果再不醒我就用手掰开她的双眼皮……终于见她蔫儿着头睁开眼，我说“起来了”，她有气没力地点了一下头。说实话，见她这样，我也挺心疼，如果我是她爱人或者亲大哥，真想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可是我不是，所以不能搂。然后我扛着背包到楼下等待。听见楼上麻子洗漱的声音，知道过会儿我们就可以出发了<sup>11</sup>。

麻子和青蛙都出来了，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背包。我问麻子“没什么吧？”麻子又变成昨天那个生动活泼的人了，笑着说“事儿，走吧！”

在大水车对面的停车场租到一部越野车，我们往泸沽湖进发。云南那晴朗通透的夏日阳光普照在大地，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高高悬挂在我头顶，越野车在公路上飞快的穿梭，我们很快开进山区，路的那边是悬崖和河流，这边是陡峭的山壁。云南的山很大，好多大山的山势从我们对面的悬崖底下的河岸边升起来，一直往天上长，然后深深插入云层里，让人觉得似乎还有1/3的高度都淹没在高空的云里面了。窗外的风景让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麻子高兴地说：“老布，多亏你今天把我叫醒了。”望着她乐

---

<sup>11</sup>每想到这一幕，都觉得于心不忍，也觉得自己太强硬了。人们往往遇到难以调和的局面，没办法。

呵呵的脸，我真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半路上，麻子、青蛙在最后一排互相靠在一块睡着了。

开了大半天车，在到达湖边之前，先在半山的观景台上休息。估计去泸沽湖的游客都会在这里停留。泸沽湖位于四川、云南的交界处(东边四川、西边云南)，是一个马蹄形的湖泊，南北最宽处的距离约为 9 公里，北面的山脉称为狮子山或者格姆女神山，湖边西北角的岛屿叫里格岛，湖边西南角叫落水，湖中的岛屿叫里乌比岛。这里的原著民是少数民族摩梭人，他们是现存的母系社会，婚姻方式称为“走婚”。



波头用他的相机给我拍下一张照片，麻子青蛙去研究一个巨大的玛尼堆，讨论是做什么用的。我在旁边大喝一声：“情趣用品！”麻子说：“你太滥了……”泸沽湖处在四面环山的低洼地里，湖

里有几个岛屿，我们商量到时候划船去岛上看看。然后关于走婚的话题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开始逐渐泛滥了。

终于到达湖边，这里是落水。我们跳上了猪槽船要到去里乌比岛。摩梭的两个帅哥一个船头一个船尾划船。刚离开岸边，水面漂浮着很多水藤，麻子问摩梭小伙这是什么植物，小伙答道：“这是水性杨花”，我们都乐了。我说让我来划船。拿过桨，一边用力滑桨，我一边大声唱歌“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湖面宽阔、湖水碧蓝，四面青山环绕，只有我的歌声在飘荡，大家都在笑我。我奋力滑着，后来手酸了，

请摩梭小伙继续。



湖水冰冷，  
青蛙把啤酒拿  
手上浸在水里  
冰冻，他突然  
开玩笑说“哟，  
啤酒掉下去了”，  
麻子说“我愿  
意跳下去把啤  
酒给大家捡上  
来”，我说万  
一上来怎么办，她说“湖

水这么美，我宁愿沉在水底永远不起来”。

小船继续漂流，远远的对面也来了条船，上面有好几个mm，我向他们大喊：“嘿，你们船上女的多，我们船上男的多，今儿晚上我们两边儿船上的互相走婚走婚！”对面的哥们喊道：“好！”，他们那边的mm就开始哈哈大笑。麻子说：“老布啊……”

上了里乌比岛，上面有个二层楼的寺庙，麻子在水边拍了一张很漂亮的岸边照片。

寺庙前的坝子上有一条母狗带着一窝小狗，全部都是一个灰颜色的，小狗才



睁眼儿没几天，又小又肥，颤颤巍巍的，主人不在，就留了一碗冷饭给他们。我和麻子都忍不住去玩儿小狗。麻子说，她能通过看小狗的脸来区分公母，我当然不信，麻子说这个是母的，一鉴定，公的；再说一个是母的，一鉴定还是公的。麻子一连认了3、4个母的，结果都是公的，我说：“这一窝就没有母的”，麻子大呼不对，还不死心再弯腰去看几个小狗屁股，结果真没找到母的。哈哈哈，笑死我了。

狗儿不管公母，我都喜欢。一堆肉乎乎的小狗在我面前拱来拱去，看着它们的小憨样儿，让我觉得十分惬意。我捏捏这个，摸摸那个，感觉好极了。我拿起一个小狗，让麻子给我拍一张照片。咔嚓，就是这张了。瞧瞧，这小狗被捧在我手里，我和它都多得意啊。

我一看到狗，就觉得那是一个可爱的和需要疼爱的生命。当一条流浪狗腆着脏兮兮的小脸从我面前跑过时，我心里都会有些难过，我就会想：又是一个没有大人管的孩子。

回到落水，我们入住在“摩梭人家”，这是一个有大院子的摩梭人的家，家里还供养着和尚<sup>12</sup>。麻子提议我们自己做饭，我们整了两个鸡，我开始清洗鸡肉，波头和麻子在理菜，摩挲人家招呼我们的是一個叫卓玛<sup>13</sup>的女孩，普通话说得挺好，很爱笑，也很勤快<sup>14</sup>。摩梭人是女人当家，是女方家庭看男人合不合适。我在做事时，麻子和波头就说老布勤快，不如留下来当人家女婿。结果真的在我切菜的时候，卓玛的妈妈、姨妈等几个阿姨就在我后边看我劳动，我当时感觉很怪异，好像我真的是在被她们选来选去一样。我一下子敏感起来了，想象力突然异常活跃。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女儿国里，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被女人选择一样，她们好像在心里说：“这个男人帅不帅？勤快吗？他哪里好，哪里不好，把他配给家里哪个丫头……”好像在对我评头论足，而且就这么直白地站在我后面，一点都不避讳。我基本上能够体会一个女人在被男人注视着时是什么感觉了。不过女人习惯被人注目，但我是爷们，我很不习惯。这个瞬间的感受，让我反思到今天男人能对社会起主导作用，其实仅仅因为这个世界是男权的，如果局面换成女权的，女人一样可以主导世界，并且可以随意挑选和抛弃男人<sup>15</sup>。到时候就不是包不包二奶了的问题了，呵呵。我在想，当几个男的肆无忌惮的看女人的容貌身材，轻轻松松地评价一个路过的女人身材好不好，脸蛋漂不漂亮时，其实女人心里都是知道的。她之所以不反抗是因为教育和习惯在潜移默化中要求女人要认同并遵



<sup>12</sup>大家一般都因为初次见到藏族僧人的服装而把普通和尚都误称为喇嘛了。他们中的高僧才称为喇嘛，比如达赖喇嘛。我在纳木措与一个和尚也确认过：高僧才叫喇嘛。

<sup>13</sup>这一路上，见到叫卓玛的女孩儿太多了，建议要给自己取藏族名字的女同学选点儿别的名字，卓玛这个名字就象“刘波”、“张勇”一样，太多了，呵呵。

<sup>14</sup>摩梭的女人，就没有不勤劳的。

<sup>15</sup>虽然作为男人这么说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

守“被男人选择”这个事实；而此时此刻当我们到了泸沽湖，这个伦理关系正好反转过来了，所以我体会到的完全是另一种况味。这从一个角度也启发我，男人不要自大，应该尊重和体贴女人。

开始剁鸡，因为我之前划船太狠，手到现在还是酸的，同时菜刀的把已经快要脱落，剁鸡动作不够干净利落，整鸡已经被我下成大块，波头把我推一边说：“算了，看你这么慢，我来吧！”波头确实是个下厨的男人，手起刀落，鸡块很快就出来了。

我到院子里休息，麻子说：“我来做红烧鸡！”我满怀信心，麻子的手艺很好，我心里有数的。

眼见麻子进了厨房，我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又香又辣的红烧鸡，哈哈，亲奈的麻子，就看你的了。不一会儿，看见大厨房的烟囱开始冒烟了，我想麻子也真够迅速的；再过会儿，烟变大了，我想麻子真能干，家里的燃气灶烧得一手好菜，在泸沽湖的柴火锅子上一样操练自如；然后烟越来越大，我想，红烧鸡就在锅里越来越入味儿了；烟越来越浓，弥散到了整个院子，熏得我们开始咳嗽想朝房间里躲了，我的农村生活经验少，我朝卓玛喊道：“你们平时做饭有这么大烟吗？”卓玛说没有啊，然后跑进厨房看情况，过会儿麻子捂着眼睛嘴巴鼻子逃出来了，我问怎么了，麻子不好意思地说油锅燃起来了，我对麻子说“怪不得外面看着象遭了火灾一样！”麻子委屈的说没用过这么大的锅，也没烧过这么大的柴禾灶不知道油温怎么样了，结果鸡一下锅，就燃起来了，我哈哈。卓玛和姨妈很快控制了局面，然后就由姨妈来做烧鸡以及所有饭菜。我、波头、青蛙应该对那天的情形都有很深印象，因为我们坐在院子里面喝茶打牌，最后浓烟让我们觉得事情有点玩儿大了，哈哈。我进去看了一下厨房，确实锅灶非常大，光线也很昏暗，我想我去都搞不定，也难为她了。

终于开饭了，各种菜肉摆了一桌子，鸡肉有两盆，一盆是阿姨的红烧鸡，味道好极了；一盆是麻子的燃烧鸡，黑乎乎的，看上去、闻上去和吃上去怎么都象木炭，我吃了一块说好吃。虽然这个鸡肉没烧好，但还是觉得麻子很可爱，还有，当时锅燃起来后，她独自一人在浓烟中撑了很久，直到阿姨进去帮忙。

吃过饭，去看摩梭的篝火晚会，没有特别的感觉。回来路边，有个酒吧，大家进去坐了很久。小康披着披肩看书，麻子和青蛙聊着什么，波头抽烟听音乐，我在酒吧的公共留言薄上写《摩梭走婚文化之研究》<sup>16</sup>。我主要想说明的是，外界几乎把走婚和一夜情对等起来了。传统的走婚仍然

---

<sup>16</sup>这是个短文，内容都是我和摩梭的哥们儿老少谈话时了解到的，但是摩梭哥们有没有和我开玩笑我就不确定了。反正我想写成比较严肃客观的东西，结果怎么看着怎么有点儿好笑。

是一夫一妻，并且是很稳定的夫妻关系，可以是维持一生的。所不同的是两个人成为夫妻的仪式不是婚礼登记、女孩儿嫁到男方家，而是男人入住到女人家里，而且双方的关系没有外在约束，纯粹只取决于两个人的意愿。如果感情破裂了，可以互相协商分手，男女方的家庭，子女都不会干预，然后男人离开女人的家，双方可以再与别人走婚，但是孩子永远属于妈妈，男人不能带走。误解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婚姻关系没有外在约束，从这个形式上人们把走婚理解为了一夜情。对于外来人口，摩梭人并不排斥。比如外地的男人喜欢上了摩梭姑娘，可以和她走婚，住她家里，如果要离开也可以，但是孩子是女人家里的<sup>17</sup>。文中还有一段纯粹就是tm搞笑，我写到：走婚的地点可以是女方家里，也可以是树林、田野、山上、小河边儿……因为我问了一个摩梭小伙，他当时是这么给我说的，同为男人的我，就原话不动的往上写了，哈哈哈。我估计他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在瞎扯。但是我仍然认为这可以反映出摩梭人在恋爱行为上的浪漫主义情怀，而我是十分支持浪漫的人。写完落名“深圳老布，2005年7月3日”，波头看了说老布文笔好，麻子还是大概翻了下，没说啥，好像有点不屑于这个。

还有关于这个公共留言薄，也有意思。酒吧里有好多本，都是很大的本子，里面有无数人的心情留言。我看到最多的就是两类：1、我和你永远相爱、永远在一起，我们好幸福；2、我永远爱你，你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请你原谅我……看来，来这里的人有一半是甜蜜的人，一半是失意的人。

回到住处，小康早早睡了。我们4个又喝酒聊天到深夜很久，我把我从深圳带来的几个大罐啤酒拿出来给大家整了，谈了些什么记不起了，只记得麻子说我突然变得象个鬼一样让她毛骨悚然，她说因为我的脸白，天黑又看不见眼睛鼻子，就只见一张白脸和嘴巴在动，月光这么一印着，就象个鬼。她的想象力不是一般的丰富，亏得老子在前面丽江吃饭时把她描写得那么美。然后又是走婚的话题，大家说卓玛她们家看上我了，叫我今晚直接去卓玛的房间。据说摩梭女人要是愿意男人来和她幽会，就会在自己门口放一双鞋给男人进屋时穿。他们忽悠我去看看她放鞋了没有？我去了，放了，就是卓玛自己白天穿的鞋子，旁边还有卓玛妹妹的鞋子，这个不算吧？或者是两个姑娘都愿意了？回来跟他们越说越走样<sup>18</sup>。

---

<sup>17</sup>必须指出，由于泸沽湖的旅游开发，外来人员和观念的带入，加上泸沽湖摩梭人数量极少，他们的走婚传统已经被钻空子，严重受到外界不严肃的男女关系的污染而开始向一夜情的实质演变了。

<sup>18</sup>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走婚很容易在言谈中被玩笑化、低俗化。

直到要下大雨，刮起狂风吹得我们呆不住了。我进屋倒下睡，麻子来敲门说借个手电筒，我就把手电筒给她，后来麻子给大家说那晚我是故意只穿个三角裤在她面前晃悠，她说她学绘画时什么男人的人体都画过，早就不奇怪了。好像不这么说，就是被我意淫了一般。哎，女同学啊，呼唤平常心！

关于走婚，我还是有很多不解的地方。比如，什么原因会导致走婚的夫妻分手？就这么感情淡下去么？淡了不是还有成为亲人的习惯么。如果是男的看上了别的女人，怎么处理？老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强力反对，要求男人不准越轨？可是靠什么来约束呢？还有是不是一方有了新的情人，这个家庭就可以散了，那么被动一方还爱着他怎么能同意解散？双方对于婚外情怎么处理？其实这些疑点，一直没有解开过<sup>19</sup>。我觉得不管婚姻的方式怎么变，两性之间的爱的方式是永恒不变的。婚姻可以包装爱情、可以损伤爱情，但是如果失去爱情就不会有任何一种样式的婚姻。

---

<sup>19</sup>我以前只关注了走婚的人怎么在一起，以后有机会还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分开的，这个主题会更有意思。

## 4 扎西家

7月4日，懒觉起来，去扎西家。扎西在泸沽湖、丽江一带很有名。见到他，是个很壮的汉子，穿着摩梭人的衣服，戴着大盖帽子，腰间挂着一把刀。

中午在一个馆子里和扎西家人吃了饭，然后去扎西家的马场。扎西是个骑马的好把式，给我们介绍骑马的要领，他一边策马奔跑一边演示控制马跑的速度。他提着缰绳调节马头到他手里的缰绳长度，喊到：“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停！”只见马儿就这么由小跑准确地加速到狂奔然后猛然停止，确实精彩。我问扎西这是怎么做到的，他说马儿就是这么从小训练的。

扎西和扎西嫂子说：“有些客人骑了一会儿就说马跑不动，其实是他不会骑，我家的马儿个个都能跑，跑起来像飞一样。”我深以为然。

轮到我们骑马了，麻子和青蛙先骑，他们的两匹马儿温顺听话，慢走和小跑着，他们没多久就满意了。我选了一个看着比较强壮的马，我想骑着它奔跑，“象飞一样”！

骑在马背上，它走路和小跑时，这么颠着我有点难受，然后，我要它跑，两腿夹紧了马肚子，一抖缰绳，大喝一声“嫁！”，马儿就听话的奔跑起来了，奔跑中的扑腾比想象的小，有规律的一上一下反而很舒服，马儿撒开四蹄开始飞奔，我也兴高采烈。不过马儿好像要减速了，我就又一抖缰绳又大喝一声，它就继续加速跑，就这样，马儿一直跑着，马场上回荡着我的吆喝，麻子波头青蛙远远的在看台上看见我了，都开始鼓掌叫好。这是我第一次骑着马儿纵情奔跑。渐渐的，我感到我的马儿累了，再怎么“嫁”也效果渐弱。这时扎西家管马的师傅招呼我“兄弟，休息一下吧”，我估计是他们心疼了，我理解他们，爱护动物是对的，我就下马了。见我这匹马喘着粗气，想来是被我累坏了，当他们把马鞍取下来时，我看到马儿一身的汗水，我也有点心疼。我想，算了，



以后有机会骑高头大马去。但是我还是喜欢这匹马，后来休息时，我去马厩看了它好多次。

大家在马场正面的平台上，有一个不高的木头搭起来的秋千，麻子要去坐，叫青蛙推她，秋千荡漾起来了。我往马场那边走，听见背后麻子说：“再高一点，高一点”，我刚走下平台，听见后面轰隆一阵闷想，赶紧回头，一看怎么风景都变了，秋千都不在了，原来秋千垮了，青蛙在往外面跑，我见麻子被压在木头下面，赶紧跑过去和大家一起把麻子挪出来，问她有事没？麻子挂着泪说疼死了，不过木头都不大，秋千也不高，所以估计就是被砸疼了，还好没砸到脑壳。麻子一个劲儿的数落青蛙“为什么不保护我，为什么要逃命”青蛙好像没有怎么申辩，麻子说要是把我砸成植物人，你要负责我的下半生。青蛙不断道歉和答应着。“秋千倒了，我回头一看风景都变了”，后来我和扎西提起这句话，都忍俊不止。哈哈哈。

下午回到扎西在里格岛的家休息。扎西家一楼厅的墙壁上靠放着一个大腊肉猪，引人注目。这是一个黑不溜秋的半只整猪，去了内脏整体熏制过后像巨大的板鸭一样地撑平了靠墙摆着。扎西说这叫琵琶肉，熏好后这样摆3年就可以吃了，放10年不会坏。这个猪，最有特点的是猪头，形状基本完整，猪拱嘴、牙齿、眼睛都在，尤其眼睛，几乎没有闭上，黑黢黢的透着杀气和凶光，好像一头冤死的猪一直在满腔怒火地诅咒那宰了它以及未来要吃掉它的人们，一种英雄气短的感觉，很像《幽灵公主》中的某一个精神。

晚上，我们吃烤全羊。羊子要到冬天才肥，才会好吃，现在夏天，烤熟之后，羊肉都是干的，比板鸭最干的部分还干。不怪羊子，是时机不对。扎西过来招呼大家吃羊，扎西嫂子把自家酿的白酒拿出来，我们从傍晚吃到天黑，羊肉也没吃多少。扎西拔出腰刀割羊肉吃的动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于他们来说，用刀就是贯穿在日常的生活之中的行为，刀不是摆设。

入夜，外面冷了，我们再到扎西家一楼厅里喝啤酒，这夜大家都喝了很多。

扎西同我们说走婚的事情。他说：“汉人的家庭，维系的纽带是感情；我们的家庭，维系的纽带是血脉。”我觉得确实不假，母系社会就是这样的。我问：孩子都归妈妈家里，那么如果男人离开了，孩子没有父亲怎么办？扎西说：没关系，每个孩子都是妈妈，姨妈和舅舅一起养大的。他说：“内地的婚姻要求一生一世，当维持不下去时，还得维持，否则会对家人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的走婚，两个人在一起只讲感情本身，感情没了，大家可以再找。”这么听来，走婚确实不错！扎西说：“这个不是

一夜情，我和你嫂子过了十几年了，儿子也这么大了，我们也过得好好的。”

听扎西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走婚挺先进。

饮酒正酣，乘麻子不在，扎西说：“青蛙你喜欢麻子吧？”，青蛙一脸醉意，晃着头说：“咳，我知道的，我没戏……”，大家鼓励青蛙继续努力，然后青蛙和扎西喝了一杯。

扎西又说我：“老布很直爽，老布这个朋友，可以交！”，哈哈，太地道了，我和扎西又喝了一杯。

后来，扎西的一些摩梭的哥们也过来喝酒聊天，他们穿的和内地的村里人差不多。我请扎西唱“摩梭情歌”完整版，我要抄下来，没有纸，请扎西嫂子从柜台拿来一叠收据，扎西唱一句我在收据背面抄一句：

[男]

小阿妹，小阿妹  
隔山隔水来相会  
素不相识初见面  
黑炭不怕笑猪黑  
阿妹，阿妹  
玛达咪，玛达咪，玛达咪……

[女]

小阿哥，小阿哥  
有缘千里来相会  
湖水井水都是水  
冷水烧茶慢慢热  
阿哥，阿哥  
玛达咪，玛达咪，玛达咪……

[男]

情妹妹，情妹妹  
满山金菊你最美  
你是明月当空照  
我是星星紧相随  
阿妹，阿妹  
玛达咪，玛达咪，玛达咪……

[女]

情哥哥，情哥哥  
人心更比金子贵  
只要情意深如海

黄鹤就会成双对  
 阿哥，阿哥  
 玛达咪，玛达咪，玛达咪.....  
 [男女合]  
 只要情意深如海  
 黄鹤就会成双对  
 阿哥(妹)，阿哥(妹)  
 玛达咪，玛达咪，玛达咪.....

扎西说这个歌子叫“花楼恋歌”，也叫走婚情歌，有一千多年了。歌词都成了汉语，我觉得现代化的程度比较重，不象十个世纪以前的歌谣，不知摩梭语的听着会怎么样<sup>20</sup>。

喝酒间歇中，我们几个出来到湖边吹冷风，我和波头一高兴，互相拥抱了一下，麻子在我身边睁着大眼睛笑盈盈地望着我，我就将麻子搂在怀里紧紧拥抱着她，估计是喝酒喝麻了，我还念叨了两句：“这样就对了”，我想麻子没理解到我什么意思，就不和我拥抱了。呵呵。

回到屋里，扎西介绍一个哥们儿叫格希姆西，说是“摩梭文化宝典”，他讲泸沽湖的故事：西藏的南山神和摩梭格姆女神是夫妻，南山神在一次出远门后不期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摩梭的戈瓦山神正在幽会，一怒之下就要离家出走，格姆女神拉着他骑着的马苦苦哀求，南山神不原谅格姆女神，用力策马，马儿腾空而起，后腿重重落在地上，踏出一个巨大的马蹄印，格姆女神被掀翻在地，南山神一去不复返，格姆女神匐在地上哭泣，泪水流到马蹄印里，就形成了泸沽湖，她年复一年的哭泣不起，就化作了格姆女神山，因为山势远看象匍匐的狮子，所以又叫狮子山。每到这一天，在西藏的摩梭人都要特别小心，不然会被南山神惩罚。



又讲了很多传说，又喝了很多酒<sup>21</sup>。麻子拿出她的SONY F-717 相机给大家拍照，录像。麻子玩儿高兴了，对扎西说：“我可不可以亲你一下”，我们都哈哈大笑，扎西没有料到，喊了声“不要啊”跑了，我看见扎西嫂子从里屋郁闷而且不安地往我们这边看。

<sup>20</sup>在外面旅游采风，一定要纸笔随身带。千万不要赶时髦用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平板电脑，越复杂可用性越低，最有效的就是铅笔签字笔和纸质的本子，我觉得九口山的不错。路上的所有纸片片我都留着，后来08年8月我在翻箱倒柜之后终于把这叠收据找出来了，看着当时的物件，心情很复杂。其实这样也好，丰富的情感体验乃是生活本身。

<sup>21</sup>记得那晚喝酒是波头请的客，一路上，波头请了很多次。

各位还在喝酒，我困了，准备上楼睡觉，青蛙由于喝太多，已经在铺上呼噜声起了。我躺下不知多久，波头上来叫醒我说麻子要出事了。我冲出卧室，在二楼走廊波头说，“麻子喝醉了，回到二楼房间，楼下那几个男的<sup>22</sup>就跟上来了，都进了麻子的屋了，我赶紧喊麻子出来，麻子就跑出来了”，我一下就醒了，问麻子在哪儿？波头说现在就在走廊楼尽头的房间里，就她一个人在里面。我才松了口气。波头说：“麻子这女孩子人挺好，就是有点贪玩。在这里本来就是荒郊野外，走婚的地方，都有点乱，那些男人以为她是随便的女人，如果他们乱来，麻子又喝醉了，怎么办？”我说：“这样，今天晚上我就呆在麻子卧室，她睡床铺我睡地上，我拿根木棒进去，在屋里守她，我也把门锁从里面反锁，今晚你辛苦点，你就守在麻子卧室门口，有事情你就大声喊我，我不信我们两个堵不住这些滥人”波头说：“好，你们一起从深圳过来，你们俩很熟，那就你守里面我在外面”。

我刚刚把被子搬过来扔地下，麻子就说要呕吐，要一个塑料袋。我找来一个袋递给她。麻子痛苦地吐了几下又躺下了，我说麻子我给你拧个毛巾擦脸要不要，她迷糊着说不要不要，然后昏昏睡去。

我无可奈何地看她这么和衣倒在铺上费劲的呼吸，心里就想着到明天这一切就会好了吧。在她床边坐了一阵，我叹了口气，然后躺倒在地上自己的被子里面，听到波头在外面门口抽烟<sup>23</sup>。我努力保持一直醒着。也是和衣而卧，穿着鞋，身上搭着被子，右手里攥着木棒，随时准备跳起来向进犯者劈头打下去。就这么保持醒着，不知何时还是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天亮了，我迷迷糊糊感到麻子已经起来洗漱了，睁开眼，看看屋里觉得应该没出什么事，然后去楼下水龙头那儿问麻子，昨天没什么吧？麻子好像有点儿不耐烦地说能有什么事，好像还说了“老布你怎么到我房间里来了”，我给她说昨晚的事，她好像认为我是没话找话也没有耐心仔细听，我觉得她好像对我挺厌恶的。我也有点烦了，不过没有表露。

---

<sup>22</sup>其中就有那个龟儿“文化宝典”

<sup>23</sup>在这件事情上，波头相当敏锐、成熟、可靠、善良。

今天是7月5日，扎西一早就不在，我和波头去里格岛溜达，走来走去看看，觉得环境很安静，往回走时，波头说内急要大号，自己跑到山上去解决，边跑边被老子笑。我一人往回走时，麻子和青蛙走过来了，大家笑笑打招呼。后来我们在一楼的厅里



坐着闲聊，消磨时间。我和波头都没有提昨晚的事情。有段时间，屋里就剩下我和麻子，屋里放着音乐，麻子说：听音乐，什么事情都不做，这就叫发呆。说完还把大眼睛上的眉毛扬一下。我笑笑点头表示明白了。下起了小雨，一会儿又停了，泸沽湖上出现了两道彩虹。大家都出来照彩虹，我没有相机，只有蹭别个的机器来照。这是波头的机子。那天的情景和心情我都记得。

中午了，该回丽江了，我们坐着来时的车返航。雨过了，一会儿又热得跟没下过雨一样。

开到半路，麻子几次说要晕车，请司机停下来，她和青蛙坐下来在路边垂着头休息，时不时地要呕吐。终于在一次路边休息时，我看不下去了，找小康要了一片晕车药，递到麻子面前，她看看我手里的药，死皱着眉头极不耐烦地说：“这个到底是个什么鬼药？”，我说“不吃算了！”，对她的反感第一次达到顶点。

后来在车上，波头说到昨晚情况很危险，麻子说不要把别人都想得那么坏，说我昨晚是大惊小怪，还说我怎么一个男人跑到她屋里睡觉，说早上她起来看见我在她屋里把她吓坏了，她越说越发挥起来了，老子火了，对她大声吼道：“那昨晚就他妈算是我和波头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行了吧！”，这才把她堵住了。当时真的觉得这小姐怎么这么混，老子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给你娃守夜，你还不知好，跟我胡搅蛮缠，倒开始说起怪话了，我当时有点想捶人了<sup>24</sup>。

<sup>24</sup>至此这个局面反映出我的两个问题。问题1：一路上其实我内心关心麻子，所以当她不安全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去做她的贴身保镖，自己把自己定格在那里了，却没有考虑她是否对能等的接受这种保护，是否不会误解，是否不会往跑偏的方向发挥。作为一个男子汉，我自知的清白不等于别人也这么理解我。虽然这个现实很不近人情，但是理性的看，我出于不假思索地想保护她而内心失去了一定的客观性，没有对自己有所保留，是确实存在的。现在想想，当时对我最恰当的方式是我和波头一起在她门外抽烟，坐一晚上，但是这样麻子还是有风险的，因为我当时要进去就是因为担心有人从窗户爬进麻子的卧室，我想彻底保护她。这样的意愿，只在对方信任我的情况下才有效。而对方不信任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种无意义也无聊的自我牺牲。我也不明白麻子那时候为什么居然会不理解我，把我

再次回到丽江，已是傍晚，因为中秋节要到了，丽江古城迎来了旺季，客栈都满了。小康自己找房子去了，剩下我们4人后来找到科贡坊里边的一家客栈有房，都住进去了。那天的晚饭好像在黑龙潭公园外边的一个院子里吃的。

再回到丽江，美食街还是那么闹腾，但是我的心情和几天前刚来时完全不一样了。

---

当成哥们儿就好理解了，可惜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形式的“一厢情愿”。不过后回到深圳以后麻子不知道怎么的想明白了，终于对我表达了信任和感谢。简言之我的问题就是知道自己是好人，所以就过快的做出自我牺牲的事，这一步跨出去太快了。问题2：我很难接受冤屈，有一种要挣脱的心理趋势，在维护自我的洁白上有一种脆性，会很快变成暴怒。麻子当时的住口，很有可能是被我的发怒而吓坏了。

## 5 忽悠客栈

我们入住的忽悠客栈在古城一条小巷的上坡的台阶边。二层楼，6间房，有个小院子，小厨房。墙壁上挂着两条大海鱼和几个牦牛的头骨。从一个小木门进院子，门口右边墙上挂着一个木牌子，上边写着“走协本部”。

自从我们入住这儿，丽江就开始下雨了。客栈掌柜的是一个黑瘦的小个子男人，叫小黑，喉咙是沙哑的，经常穿着黑色的体恤和掉档牛仔裤，腰间皮带上挂着一个绿色石头雕的蛤蟆在屁股上甩着。波头和他们一块儿去了牦牛坪，那天早上小黑叫了我，我在睡懒觉。

客栈的老板是郭公公，简称公公，光头，留着山羊胡子，眼光贼亮，常带笑脸，给人感觉亦仁亦匪。公公好像四，五十岁，女朋友比我还小五岁。

记得一个上午，我仍然在懒觉中，公公喊到：“老布，出来吃肥肠粉！”，出去，一桌子的凉菜卤肉，还有盛好的热腾腾的肥肠粉。公公是这样的，在客栈常常招待客人吃饭，哪怕是今天住明天就走的客人。

小黑对公公十分忠义，认劳认怨，打理客栈的一切大小事务，对公公言必称“大哥”。

我和波头住一楼的中间房，他说我打呼噜吵人，我说你把我踹醒就好，不必客气。

这段时间，我去游览了一番束河。出了古城，沿着香格里大道北行5公里，公路左边就是束河。这里是模仿丽江古城而新修建的一个“古城”。这里也有小巴黎，开得很大，好像就这家生意不错。公公在束河也有客栈叫做龙门客栈。

束河总体上人气不旺，所以很宁静。束河算是一个村吧，村里也有水渠，这里的水渠比古城的清澈得多。

我们在古城吃了腊排骨，莱菲鱼等等菜后，麻子建议我们大家在客栈自己做顿饭吃。主要还是麻子做，麻子还是做了烧鸡，这次没有烧糊，就是味道稍微淡了些。我还是说好吃。记得我们那天去菜市场买菜，小黑带路。发现这里的花生都是一个壳里4粒花生米以上，没有只有一颗或者两颗的。走着，大家闲扯，我不知为啥，突然问小黑：“在丽江无痛人流贵不贵？”，众人笑翻了，麻子做一个踢我的姿势说老布你这人太滥啦！小黑说你怎么想问这个，我说丽江的物价好像不贵，我不知道怎么问成这个问题了。麻子又问，老布你要给谁做？我说没有人，麻子半开玩笑半认真、意味深长地说：“不要那么省，该花的钱得花……”，嗯嗯，越说越像了。

和麻子同屋的也是一个大眼睛的小妞，是白族人，在北京工作生活，她已经很汉化了。一天晚上，她俩故意去小巴黎坐着，十分钟内就来了两队人马，都是男的，想找她们喝酒聊天。小黑带着对讲机远远坐在旁边保护她们两。麻子后来说，就是没帅哥。

麻子要过生日了。晚上在外面吃的火锅。好像大家都有礼物给麻子，我给她戴了一个镯子，不贵但好看，回到客栈，麻子晃着手腕告诉公公他们，这是老布送的...。麻子过的是农历生日，如果按新历，她和我是同一天生日，麻子比我小整两岁。晚上去七星街唱K，我把小提琴也带上了。麻子给在外地的老朋友蘼芜咪咪电话，我也和咪咪聊了会儿，咪咪说让我代她在麻子脸上亲一口，我跟麻子说了，麻子喊到太恶心啦。我酒量不行，已经半醉了。

去洗手间的路上，看到一个穿着吊带短裙高跟鞋的年轻女人在走廊徘徊，她见我看着她，就问：先生，你在哪间房，需要陪酒吗？她容貌秀气，化过妆，丰满的胸部在低胸的吊带装里面呼之欲出。我在想这样的女人为什么不和男朋友出来花前月下呢？她以为我在犹豫，又问我一遍，我说我记不得我的房间号(我确实不知道我们唱歌的房间号)，可能她觉得我在推辞，眼里流露出失望。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德阳的。哦，原来还是四川老乡。我还想问她一晚上多少钱，入行多久了，有什么感受等问题，麻子在那边门口喊了声：“老布快来唱歌！”，于是我就走了。

关于社会上的这些事情我想不清楚。回来继续欢歌笑语，接着喝酒。

唱到那个OK厅关门，我们出来，大家在恣意地吆喝。我说我给你们唱摇滚。《光芒之神》喊不上去了，就来《姑娘漂亮》吧。唱这个成功率很高。在半夜的丽江的大街上，当我吼道：

孙悟空丢了金箍棒远渡重洋  
沙和尚架着船要把那鱼打个精光  
猪八戒回到高老庄陪的是按摩女郎  
唐三藏披着袈裟舀着方便面走街串巷给人看个吉祥

喉咙已经彻底沙哑了。

麻子说没想到老布还会唱这个。我说我会。

回到古城，食街照样热闹，我开始一边走一边拉琴，巴赫肯定不能碰，现在是越怪越恶俗的曲子就越合适。他们几个一把将我推进路边儿一个馆子里面，众目睽睽之下我开始拉《红色娘子军》，整个馆子的都带动起来了，我一边拉他们一边拍手，拉完了自然是欢呼四起，还有哥们儿送

来两瓶啤酒<sup>25</sup>。

然后我们几个又去逛古城，逛到天要亮时，逛到四方街，他们喊我再拉琴，我说：“好，拉到有人骂街扔板儿砖时我们就收！”又开始拉，麻子也想试试，拉出来的是怪叫声，符合我们的需要。



我再拉，没多久搞断了一根弦，众人才收队<sup>26</sup>。照片是我们唱完K以后从“太阳火表演场”进入古城时拍的，从左到右的两个是青蛙和麻子，最高的是我，波头在拍照，我和麻子之间的是骗子阿豪。阿豪是丽江一带典型的骗吃骗喝以及骗财骗色的主儿，以后慢慢道来<sup>27</sup>。



后来几天我蛰伏在忽悠客栈无所事事。听到公公他们在说去西藏的事情，小黑说大哥每年都要进一次西藏。麻子和青蛙好像去闲逛去了，我主要是睡觉。听公公说：丽江一下雨，就没啥可玩的，就只能在屋里猫着。说来也是，其实那时的我对这个

旅行已经有点儿审美疲劳了。先抽着懒筋吧我。这张照片是白天时候青蛙

<sup>25</sup>那天，拉得其实非常难听非常恶心，人们(包括我自己)所要的只是不顾一切的要尽兴罢了。

<sup>26</sup>那晚只是在折磨我的琴而已。

<sup>27</sup>当与各色人等一同开车进入西藏的时候，开始经历各种人情世态，接触各种自然风光的时候，才是这次旅行的真正开始。同理，初到丽江旅游的人往往被丽江的热情浪漫的表面所陶醉，其实大家都是肉眼凡胎，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总是表象。

给麻子拍的，背景里面的那双脚就是我的脚丫子，门槛上放着香烟与火机，嗯哪，那段时光对大家来说都是不紧不慢、时近时远的慢日子。

周末的时候，7月10日，去找刘娅婷，她竟然还在那个客栈住着。我问她Sherry 呢，她说Sherry 回学校了，她也就今天离开丽江<sup>28</sup>。告诉了她这几天我的经历，她呢，她说就在古城住着，没去哪里，又去了一次黑龙潭的免费通道，我们逛了古城，游览的时候遇到麻子同屋的白族妞，当时是艳阳高照的中午，我正和刘娅婷同撑着一把太阳伞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溜达，晚上在客栈白族小妞说老布很厉害。呵，她知道什么？在黑龙潭时，我问她舞蹈都学什么，她说她的专业是民族舞，我说走两步看看呗，她就石桥上比划了一下，哇，挺美感的。下午一块儿吃了饭<sup>29</sup>，在长途车站送走了刘娅婷妹妹。

青蛙的假期快结束了，他离开丽江回深圳。后来没几天，麻子也回了。剩下我和波头在丽江各玩各，倒也怡然自乐。

其间深圳的一个山友骑兵也来了，骑兵也是个爱玩的人，五大三粗，脸相长得就像水浒里面标准的坏人。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在院里聊天儿，下边台阶有4个mm路过，我就招呼她们上来坐，她们就上来了，呵呵，大家一聊，原来是成都来的4位老师，最瘦的那个叫小布，大家约好明天去束河。第二天坐那种一元儿车去束河。束河里面有个小学，我去学校看看，操场上的小朋友都围着我看一边儿笑着。进了一间教室，看看小朋友都在干什么，外边的同学还故意把我锁在教室里。回来，我们一帮人还是坐那种很小的一元车，4个成都老师上来几乎没位置了，我对小布说“你就坐我腿上吧！”，一把拉她坐我身上。晚上回到客栈，大家笑我怎么怎么样，成都的3个老师也笑小布和我，我坐在我房间的门坎儿上对他们说：“你们都在那儿乱说什么，再说，老子就把谣言变成事实！”，然后一把拽着小布进了我的房间，关上门，从里边锁了门，向他们喊到“别tm偷看！”，这样一来，外边儿的反而老实了。

屋里就我们两个人了，小布对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就开始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心。我们很坦诚地聊了很多，谈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说道对丽江的感受，什么话题都聊，我还告诉她去发廊洗头遇到小姐的事情。我抽烟，也叫她抽。其实，好多女性都会抽烟，她愿不愿在你面前抽烟，只取决于是否把你当成朋友。到了半夜一点，门外的那伙儿人喝酒回来了，波头敲门，我开门，小布就和姐妹们回去了。波头劈头盖脸就问搞

---

<sup>28</sup>我无所事事的前几天，就应该来找她们玩。

<sup>29</sup>这次就是我请客了，没有发生争议，呵呵。

定没有？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搞定？好像大家都不信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呵呵，他们不能理解呗。

后来，我和小布单独去了束河，去一个戏台的后面转悠。那个戏台后面可以上到二楼三楼，上楼梯的情景让我想到电影《夜半歌声》。小布说不会有鬼吧，我说怕什么，她反正说有个色鬼，呵呵。

探险结束后，我们往回走。走到空地，我说“我背你吧”，然后就一直背着她走了好远，后来小布可能心疼了，不让我背，挣扎着从我背后滑下来了。

又一天晚上，阿豪来找公公没找到，跟我说了说去西藏的事。我问去西藏你们怎么玩么？他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探险<sup>30</sup>，去珠峰观光等等，他说，公公想搞一条旅游线路，专门去西藏探险，以后一定很挣钱。我觉得可以试一下，有机会就做旅游线路，做不了就当是玩一趟。我这次出来旅行还没开始徒步呢，当即决定这次去西藏。随后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波头，波头早早就报了名了。

第二天公公叫小黑准备去西藏的东西，小黑要个帮手，阿豪说有事去不了，我说：“小黑，我们两去办”，公公说：“老布，去西藏大家一般每人出8千，你如果要去出4千就行。”，我说：好，谢谢公公。

公公还有个司机，叫老黄，听说跟公公一起做事很久了。现在公公在丽江一共两个车，一辆三菱V6和一辆改装成四驱的北吉2023。三菱有9年了，北吉两年。我问公公，路线怎么走？公公的意思是滇藏线进去，雅江大峡谷，林芝，墨脱，拉萨，山南，珠峰，阿里，可能去可可西里。两个车可能一起走完，可能一个车先回云南，另一个车从新疆或者从青海走西北回云南，总时间预计一个多月。

公公的朋友晓江哥来到客栈，也会一块儿去西藏。晓江哥是老革命的后代，比公公年纪大些，对人挺和善。

出发的人员是这些：老黄，我，冯豪在北京吉普，开前面；公公，公公的女朋友吴老师，波头，晓江哥在三菱吉普。两车一共7个人。

快要出发了，去吃午饭，看到老黄和波头在馆子里，对面儿两个女人，后来知道她们都是我的重庆老乡，其中一个叫小辛，是老黄在这里认识的相好，呵呵。公公故意用四川话开他们两的玩笑，说波头：“哎呀，勒个不是钟老板儿的嘛，别个是在四方街龛瓷砖儿的...”，波头被润儿惨了。

出发前一夜，波头，我，骑兵，阿豪和成都的四个老师一块儿喝酒（还是波头请客），一个女的配一个男的。小布自然和我坐一块儿，其他三个

---

<sup>30</sup>其实后来的一路，都没有真正的设计过这个所谓的探险，因为风险是不可控的，也没有地点、线路和计划。但是作为提议，这个提法挺吸引人的对吧？

女老师分别被称为波嫂，骑兵嫂和牛嫂（不是豪嫂）。本来玩得挺好，中间阿豪对我和波头说：明天就去西藏了，你们一个人六千，在这儿先把钱都给我。波头就说边走边给，我烦了，说：冯豪，这个钱要给我也是给公公，不用你来收。冯豪一翻脸说：你去西藏全靠我跟公公说好话，现在他妈钱都不给，你记着。我说：那又怎么样？他恨恨地点点头<sup>31</sup>。这一幕，我们7个人都看见了。到这里，就基本认识冯豪这个人了。那晚冯豪就一直借酒发疯，喝完毕后，大家出来闲逛，走着走着，冯豪和牛嫂不见了，电话过去原来是去开房了，我们都很不放心，大家在四方街等了很久，后来出来了，牛嫂说：“哎，怎么可能，就是开房让他自己睡了。”小布对我说希望我不要去西藏。<sup>32</sup>

冯豪是我们在扎西家碰到的。他的身份自己说是学外语的大学生，在这边当导游，云南西藏什么地方都跑遍了。那天在扎西家吃烤全羊，就是他忽悠的。在马场，当时我刚下马，他已经把麻子忽悠好了，麻子高兴地对我喊道晚上吃烤全羊好不好？我看她挺期待的，而且确实不知道吃羊还要分季节，于是也就答应了。晚上吃羊时，冯豪不请自来就开吃，我当时就觉得不爽。另外羊肉太干了，不好吃，到头来大家都没吃下去多少。冯豪边吃边说羊肉现在不行，要到冬天才肥。我当时就想：你娃明明知道现在不是时候，为啥还要推荐这个。<sup>33</sup>到晚上麻子喝醉了后，他还在下面喊：“老布，下来喝酒！”，我估计他心里想的就是喊我下去一块儿喝酒然后帮他买单。回到丽江，吃腊排骨等等，都是他介绍，然后直接坐过来跟着吃。还有一次，他带麻子和别的几个不太熟的女性游客去吃饭，麻子先买过单了，过几天麻子请她们AA的出自己那一份，没想到几个女游客都说冯豪当时已经找她们收过钱了。对于冯豪这种人，蹭一顿饭是一顿饭、骗一块钱是一块钱，就一个字：滥。

所以，对于发生逼钱的事情，我根本不意外，本来就做好了与其碰一把的准备。

明天，我就要出发了，在未来的路途上，集中发生了很太多的场景。别样的风景和各种人性，象珠穆朗玛的雪崩一样，铺天盖地迎面而来。<sup>34</sup>

---

<sup>31</sup>这次出发，公公确实有开发线路希望赢利的想法，回忆起来公公也有希望上车的人多一些的意思，不存在说好话这么一说。

<sup>32</sup>小布说得没错，至少我也感到局面其实有点混乱。

<sup>33</sup>介绍客人消费是有提成的，那只烤全羊的消费金额好像500块吧，然后依此为基础做提成。

<sup>34</sup>以上内容完成于2008年9月，以下内容是2014年10月开始写的。

## 6 滇藏线

7月16日出发。我想得很简单，西藏新疆一路走来，还要回到丽江，所以我把自己的东西留在客栈了，包括我的小提琴还有给家人朋友买的东西，带上了户外的背包和炉具等东西。

本来说好早点起来，结果大家11:30才把东西都装到车上。有几个帐篷、睡袋，几箱方便面，20个小气罐(户外炉具使用的那种)，两箱紫云香烟、三套棉衣裤，还有一支弩，虽然不是枪，感觉很有威力。这些物资都是公公出钱买的。还有迷彩服和高帮的军靴，东西一出来，冯豪就占了一套，公公当时就答应了，小黑事后说：小子手太快了，小心挨骂。

两台车，一辆两年的北京吉普2023，改装成四驱车；一辆三菱V6帕杰罗9年了，从湛江开过来的。公公，吴老师(公公那时候的女朋友)，波头，晓江哥四人一个车，三菱V6，老黄，我，冯豪北京吉普车，我想坐在副驾，很快被冯豪抢去了。我对老黄说我坐副驾驶，老黄说行啊<sup>35</sup>，冯豪一种撕咬的方式，牢牢把持着利益点，此时是副驾驶座位。我说我想做前面，他说：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我要指路”。

开车前，公公给我3千元，说：“老布，这是公费，路上的开销：大家吃饭、加油、住宿等等，都从这里面出，你一支笔管好，不够了我再给你。”我很感谢公公的信任，接过钱说：“好的<sup>36</sup>。”

我就这样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开始出发了<sup>37</sup>。一路出发的风景，应该不差于上次和麻子青蛙波头去泸沽湖的那次，但是心情是压抑的，而且是等于默认了冯豪的胜利<sup>38</sup>。

途经拉似海，心情还没恢复，觉得风景一般。老黄在弯道停车好像差点把轮胎停在沟里，被公公训斥了，老黄态度良好，呵呵<sup>39</sup>。

---

<sup>35</sup>他其实无所谓，也没有授权的功能。

<sup>36</sup>我把信任看简单了，交接的时候自然会表现为一种信任的形式，但这不等于真的信任。这在社会上也是正常的，建立信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极端的事件。信任，不是一件小事情，一个成熟的人，或者说一个精神上不懒惰的人不会轻易信任谁，也不会轻易认定对方就是信任自己的。我很久以后才领悟到前半句话，再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才领悟到后半句话。凡是不要把自己特殊化，也不要将自己的对方特殊化，而是应该把大家都放到一个普通，平常的最一般化的角度去考虑。除非面对的是孩子或者小狗。另外公公给我管钱是不是因为观察到我和冯豪的冲突为了稳住我，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他很快就表现出了对钱在我手的不放心，或者说测试。

<sup>37</sup>这就是典型的理智不清晰，性格软弱。

<sup>38</sup>叫麻子起床时我是强硬的，现在和冯豪交手，昨晚平手现在失利，因为麻子他们是我的朋友，而现在是面临混子的打混爬，我就显得经验值不够了，呵呵。

<sup>39</sup>这是他们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

中午就到了奔子栏，吃了午饭，我结帐之后，我花自己的钱买了一个比较好的保暖水壶。公公看见了显得不自然，过会儿问我：公费还有多少？我还没数，就说不知道，公公显得有些紧张了，又嘱咐了一句什么然后继续开车了<sup>40</sup>

对讲机有三个，公公一个，波头开车一个，我们车一个，公公递到我的手里，每次冯豪都要不由分说从我手里抢过去。而且他用的对讲机电池是出发前我买的，买了24节，给了他一半。冯豪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用处的东西，六亲不认的抢过来，或者骗过来，吃定了不放松<sup>41</sup>。

## 6.1 迪庆

7月16日下午到达迪庆，住在宏达花园酒店，有个活佛<sup>42</sup>请我们大家吃饭。这个活佛是公公的好朋友。公公说这个活佛是在神湖通过解读异象来寻找的，他的头顶上有“唵嘛呢叭咪吽”的唵字儿。波头说一定要见见他。我们见到他了，他身材高大，穿着旧的蓝色中山装，戴着眼镜，面无表情。然后带我们去参观他新修建的藏文学校，房子还没有完全修好，是木质的，他说要让孩子来念书。晚上活佛请我们吃饭，火锅的形式，里面的肉据说是藏羚羊的肉。席间有两个藏族女孩子来唱歌敬酒。她们的穿着和汉族人没有啥区别，不过脸上红红的能感到那种乡土气息。都穿着牛仔裤，其中一个透着天真可爱。她敬酒的时候就是双手举着酒杯，对着你唱

---

<sup>40</sup>大问题：公公对账不放心，是正常的，我对这个线索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却简单回答，又存在让人误解的可能，引起了他的更不放心。因为他一直跟各种人打交道，所以看人测试人是必不可少的过程，我非要自我解读出某种哥们儿意境，那是书生意气，或者我所理解的哥们义气太稳定太深重，不是他对应所想的那种东西，呵呵。在艺术上这种只对自己讲话的场合，可以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因为对象只是自己；然而在社会活动中，阅读者是社会人那么就不能仅仅靠“我是特殊的”来和人打交道。我是诚实的，我是不会贪污你的钱的，我是会好好保护你的……这些自我解读在一种浅层次的社会活动中没有什么说服力，大家都是短暂组合，这个时候自己至少应该讲究一个程序的清晰，就是要走一二三，告诉别人我要做什么，然后让他清晰的看到我在做什么，应该这样交往，而不是靠自己的想象来走路。或者看对方是什么人，然后给予对方相对令其感到相对稳定的交往方式。当然，这免不了要从打标签开始，没办法，人人都没有读心术，公公这样的老江湖不也是这么一步步的来认识我们每个人的么？不用纠结过程了，成熟起来吧，不要因为一句话的感动而立即和别人同穿一条底裤，和人的交往是分阶段的。我一直在犯这个问题。成熟起来吧。

<sup>41</sup>这个算是一种动物性，就是对嘴边肉的那种护食的特点。一是拼命捕猎，二是拼命护食，在利益面前不假思索迅速进入撕咬状态，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sup>42</sup>活佛这个事情是个大奇葩，汉人喜欢文艺化的想象这些事情，还有不少汉族女性深陷其中搞双修被骗财（供奉）骗色（双修），据说王菲就是吧，对于这种智商颠倒的现实局面我也只能呵呵了。

歌，歌声嘹亮，纯正的藏族唱法<sup>43</sup>，笑盈盈的一直唱一直唱，直到你不好意思了接过酒杯喝下她才停下来，转向下一个客人。当她开始唱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淳朴的民风吧，她对着陌生人唱歌，为什么不会害羞呢？后来在札达县遇到的藏族的中学老师他说，藏族姑娘热情，此时的唱歌就是热情吧。席间冯豪、老黄很没有吃相的捞着锅里面的肉，尤其冯豪伸直筷子积极打捞，急切饿劳的眼睛盯着锅里翻动的那双筷子，那种没有教养的感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晓江哥和我说到这里时，也说他们没什么追求<sup>44</sup>。

席间，活佛提到他要开网站搞宣传，公公就说老布是搞计算机的，活佛就问我这方面的事情，我说技术上不是很难，详细的需求确定下来就可以开始了。活佛说下次请我来，然后非常确凿而且淡定地说：“说刚才敬酒的女孩子，你看上谁了就让她伺候你睡觉，都没有问题<sup>45</sup>。”公公以前说过：活佛在藏民心里面就是皇帝，藏民为了给活佛，做任何事情都是愿意的，比党中央还好使。冯豪突然冲出来说道：“活佛，我也有很多做网站的朋友，比老布强多了，有事儿你可以找我。”，我本来想问问他有什么朋友以及怎么就很强多了，随后想到，这都什么玩意儿啊，我没有和他竞争的必要，于是自己继续吃饭。

回到酒店，我和波头一间屋子。我和前台服务小妹聊天，她们自己养了一只小狗，我喜欢狗儿，就说给我玩一个晚上吧，她们就把小狗带着纸盒子给我了。回屋波头一看，大声抗议说这样不健康。我说小狗就放在地上的盒子里面，哪里不健康了？过一会儿，波头鼻子动了动说有臭味，我看果然小狗拉粑粑了，连忙清理地面和给狗擦洗，其间波头大发不满，在我看来是一种喜感。好不容易小狗和波头都安顿下来，波头说，吃过饭以后，活佛给他摸顶了，他觉得很温暖，开心的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连声音都是嘶哑的，他戴上帽子说今晚不洗头了<sup>46</sup>。看着他乐在其中的样子，我也觉得他很开心。说笑中活佛派一个人来敲门，说公公不在找到我们，送了我们一大堆奶渣，我接过来的，起码有三、四公斤，后来给公公

---

<sup>43</sup>最近不少电视节目里面的藏族唱法是言情话汉族化的唱法，电视台里的所谓“原生态”还是包装过了的大杂烩儿，和西藏土地上的真实唱法在意识上根本就不同。

<sup>44</sup>不是没追求，而是档次问题。

<sup>45</sup>当时就给我的冲有两个冲击。一是佛教本应该戒淫，怎么坦然用女色来做招待，后来了解了藏密才知道性力派和活佛的关系，对于女色算是予取予求，当然他们的术语叫做双修。这方面以后再详细说说；二是藏民在活佛心里面好像只算一个交换物品，但是藏民却十分爱戴活佛，我认为这是奴隶社会的痕迹。

<sup>46</sup>神佛的有无，我不知道，但是修来的，我觉得没啥可信的。另外，再强调一下自由软件创始人Richard Stallman的话：一切权力和权威都是危险的。

了。公公不知道给谁保管了，因为没人过问，后来我想起来时候问道，老黄说：长霉了扔了。卧槽！我觉得这个就是藏式奶酪。真他妈可惜，当时接过来我也没尝一口，总觉得应该交给公公。呵呵。

第二天，要退房结帐，我去前台，冯豪来截住我，说：“每个房间多少钱，把钱给我”，我说：“不可以，这是公公的钱，去前台结帐。”

他：“你去会被他们吃钱！”

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吧价格和他们说定了我去付款。”

他：“不可以，你得把钱给我，你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还价。”

我：“你和他们还价，确定了我来支付。”

他最后在各种胁迫下让我把钱给他，他去支付。我说：“你要给我发票和多退少补。”他说：“再说”。我的撕咬功力不够吧，呵呵。

这次交锋比较激烈，但是还是让他的手了，撕咬算是社会生活在某个层面的一种原始能力，我刚开始练习了。

他要拿钱过去目的很简单，就是吃钱，一旦经过他的手，就是他和服务员的私下交易，没有控制了，具体房费金额花了多少，就是鬼知道了。

开车了，今天要去飞来寺。

## 6.2 香格里拉，飞来寺

7月17日，飞来寺。

越来越走近藏区，马路边白色的玛尼堆越来越频繁的被看见。

路上看见了骑自行车的人，可能是要去西藏，也可能是要去香格里拉或者飞来寺吧。居然其中还有一个女生，于是当我们的车开过她时，我就对她挥手大喊，她也举手和我示意，帽子围巾口罩墨镜手套，呵呵，都遮完了。

路上远远看见前面有一只被撞死的藏狗，个头很大，睡在路中间，冯豪一见就对老黄说：“别减速，冲过去！”于是老黄也一个拐弯就过去了。估计是防止被本地人讹诈。这是有效的，也属于撕咬的经验<sup>47</sup>。

午饭后，我有找冯豪给我房费的发票，他没好生气得说：“待会儿，”同时给脸色。我操，这种属于什么货色？<sup>48</sup>

到了松赞林寺，远远看见黄金做成的寺庙顶，觉得很有气势。下车后，大家往门口走去，冯豪对我们低声警告说：别和藏族小孩搭话，别和他们拍照。果然，待会儿就有恶心的事情发生了。

---

<sup>47</sup>怎么看待藏民，或者少数民族？这个要分地方来看，越是穷乡僻壤的地方，藏民越淳朴；越是和汉族人杂居的地方，就越复杂，被汉族人带坏了吧。

<sup>48</sup>我开始介入矛盾了，这有什么必要性？

那时候松赞林寺的门票10元钱，我们往里走，就看见不少藏族小孩子<sup>49</sup>每个人抱着一只小羊羔在门口，好像欢迎大家，同时在拍照的时候也凑上来好像很配合场景似的，游人因为心情好所以多半就和藏族合照了，只要快门声音一响，藏族小孩就开始坐地要价，10元20元的喊，如果游客争辩，那么藏族小孩子就会团结在一起十分凶蛮的对骂并且抓住游人不放他走。混乱进行中，没有人来制止，没被纠缠的就学到了经验开始走开了，我也走开了，往里走<sup>50</sup>，上了一段常常的台阶，我觉得有点喘气了，蓝蓝的天，白云在上边，金光闪闪的巨大寺庙金顶，这些都是很纯粹的风景，对门口刚发生的事情，确实令人很不痛快。不过走到台阶最高处，也就是到了松赞林寺的正殿所在的平台，因为疲劳喘气，我没有想那么多了，进入大殿观看佛像，慢慢心情就平静下来了。听公公说松赞林寺的活佛是达赖和班禅的老师，想来渊源不浅，我对那个纯金的屋顶感到十分点赞，觉得信仰很实诚。但是站在现在我的角度，也会觉得用这么多金子也是一种我执。我不是任何一种宗教的信仰者，但是汉传佛教必然是先入为主的，所以知道一点点术语和概念。在我看来，信仰是关乎心灵的，凡是流于形式的（有形），流于社会组织的，都不是核心内容，而且会被利用，甚至是故意搞成这样来加以利用。信仰关键在于对于内心所产生的作用，自己内心所进行的体验和精神的深入，而不是用黄金、跪拜等这样外部事件来取代内心的修炼本身。对于这类东西，一句话就可以封死了：一切政治革命和神学运动的终极目的，在于其倡导者的世俗利益<sup>51</sup>。我觉得对我内心造成最深刻影响的，最系统化以及正面效果最强烈的，是音乐这个东西，别的还很难达到类似的水平。

大殿里面参观了一圈，然后出来在坝子上走走，突然发现有个青年小伙儿看歪头着我笑，我定睛一看，哈哈，是原来大学宿舍隔壁寝室的同学，他们是另一个专业的。我说：“我靠，你也在这儿！”他也开心地和

---

<sup>49</sup>每个孩子都不到十岁吧。

<sup>50</sup>中国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是对社会现实环境的一种适应。不管地走开，是普通人，在道德方面让人不愉快，只是求生存（不过中国人千百年来总在求生存的水平线上混，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搞笑）；见义勇为，道德上摆正了，但是自身的安全会有很大影响，对自己的家人等也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完美的结果；去研究这种局面的来历、形成原因并且分析如何破解，使之改善，让人有机会走向人性的光明的剖析者，才是智慧的人，就是说，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候，除了紧急避险，还要运用大脑的理性来思考分析，但是国人的精神流程图好像不是这样的，而是求生了，然后精神过程就结束了。回到分析的路线上，显然，分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面临这个问题的当时，除了牺牲，就是避险。当然绝大多数都是避险了。

<sup>51</sup>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哲学汉译丛书中，好象是黑格尔《小逻辑》的中译前言中的一句话。

我聊了几句，然后我们就分别了，我往下走了<sup>52</sup>。

来到刚才多事的大门口，藏族碰瓷儿小孩还在不断地侵犯游客。这次我仔细的观察了他们的行为。一个黑衣服的老太婆带领他们，当有游客快来时，老太婆就退到一边，小孩子们面带笑容，抱着小羊羔，热情的和游客打招呼说话，游客会有一种“温暖”的入乡随俗的感觉，小孩还会应景地说道：进门的时候左脚先买入门槛。人们在门口拍照留念是旅游中的人之常情，这时候小孩子会主动凑上去问：“要不要抱羊？”有些游客不要，就自己拍了走人无事；有些游客比较谨慎问：“多少钱？”，小孩会说2元或者多少，也算明码标价；坑爹的是有些客人没有回答要不要合照，被开心冲昏了头脑下意识接过小羊羔甚至游客在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几个小孩一起凑上去合拍，拍过了之后，藏族小孩就立刻开始漫天要价，各种成年人才会有的丑恶和狰狞在一群不到十岁的小孩子身上充分表演，有一个来自成都年轻女性游客被气得哭了，说：“你们这是抢劫啊！”，几个小孩子面无羞耻大声喝到：“跟谁说了，这是三阳开泰，就是这个价格！”我在一边看不过去了，对身边一个藏族小女孩说：“你们这样做不觉得不好吗？”她抱着小羊羔，完全面无惧色地说：“不关你的事儿”，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不学好”，她说：“我就这样你怎么着？”我有点火了大声说：“你们家里就没给你们教育好，不好好念书，搞这种讹诈自己还不知羞耻，真是没教养！”她也站直了和我叫嚣：“你吼什么吼？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你是个阳痿了吗！”这就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才不到十岁藏族小女孩，呵呵。

由于别的愤懑的游客的加入，她的注意力或者说火力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但是这种毫无是非羞耻的精神状态，对于这群孩子来说是可以确认了，他们一定经过反复培训和演练，才有可能到达如此熟练的处理<sup>53</sup>。等到游客散去，可能一天的讹诈工作结束了，这群孩子就由那个黑衣服的老

---

<sup>52</sup>为什么不和他多聊聊，他们寝室的同学，他们班的不少人我还记得的，他这么些年的工作和生活，我的情况等等，还有好多可以寒暄的，为什么没有和他聊更久？为什么我就走了？因为我在这个队伍里面，自己觉得身带任务吗？应该有点这个感觉，其实我内心给予自己了一个“不自由”的位置。应该和他多叙叙旧，对他有些抱歉。对自己，我对出行的定位不清晰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迷失。再强调一下，在社会中没有主见，就被人推着走，最后进入工具的状态。这句话的哲学描述在亚里士多德说过：当一个人开始考虑“我”的时候，才是成熟的开始。作为国内的教育来说，学校体系里面没有这个思想系统，人们不是在撕咬中学习到动物的那一部分，就是在漫长的反省中缓慢学习到人类的这一部分，但是学校对这个主题，是永远不碰的，语外数理化等只和考试有关，和人生无直接关系，所以不是教育只是应试培训，相应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称呼也给大了。

<sup>53</sup>淳朴藏民的经历后面有，任何事情都是多元化的，不会只有一个形态。人要快速定义外界，就要标签化，但是标签和多样性又是矛盾的。

太婆带领着离开了。我和那老太婆目光相遇直视了一次，她的目光毫无畏惧、毫无羞耻、非常淡定、非常稳健、非常无所谓，然后带着这群孩子走了。她的目光甚至带着对我作为外地人员的一种地头蛇式的鄙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有可能，我想把她砍了<sup>54</sup>。

在丽江时候公公曾经说过：在香格里拉有一个标语，“打警察是违法的”，说完公公和我们都笑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政策，所以不少藏民无所畏惧，警察也不方便执法<sup>55</sup>，因此景区讹诈的局面就这样局部无政府主义地持续发展下去。<sup>56</sup>

离开松赞林寺，我们到飞来寺找了旅店入住。这里的旅店外观和结构都是藏民居式的。进了一楼大屋，上木楼梯到二楼房间，我背着背包上楼梯时候发现自己呼吸困难了。这是高原反应上来了，我想跨步爬快点，立刻看到胸闷和呼吸困难，这样的痛苦袭来，让我不得不放慢脚步。在大自然面前人总是渺小的。到房间开始休息。窗外就是悬崖下的澜沧江，江河对面就是梅里雪山，卡瓦博格是珠峰，周围有多个山峰连成一气称为太子十三峰。公公说，运气好就能看到山峰，我们看到的是山峰在云雾里面。公公说，以前日本和中国组织了一个登山队去登卡瓦博格，下山的时候雪崩都死了。因为藏人对雪山看得很神圣，山都有名字，有生日，说某某雪山时不会用手指去比划而是敬拜的手势来示意，藏人把雪山看得比头顶重要，是不能用脚踩的，可是外地人非要踩上去，藏人心里恼火，就请喇嘛念经做法降灾让这帮人死了。不知道真假，不过这样的传说很有场景代入感。大家宁愿相信这个是真的。

---

<sup>54</sup>我的暴力思维当然是不对的。每当我看到有恃无恐的罪恶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对方的下流并且升起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终止这种下流的暴怒之感，还有一次是在深圳的南头汽车站，下班时车站有很多乘客，也有不下十人的小偷，每到车来开门乘客急着上车时，这些盗窃犯们就全部涌向车门在拥挤中掏别人的口袋和挎包。车一启动他们就退后散开并不上车，直到下一辆车过来，再次循环操作。其中一个盗窃犯动作很大，回头的时候看见我一直在冷酷的看着他，他也是有恃无恐地瞟我一眼，还夸张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然后大摇大摆的走了，一脸的奸相。他没敢和我对视，虽然不怕我但是目光还不敢和我直视，而此处的藏族老太婆和我就像武林会战中要对杀的两个人，丝毫不怕对方。我想是因为少数民族人的勇敢的成分起着了反面作用。补充一点，前面说的南头车站离南山公安局不到100米吧，呵呵我笑了。

<sup>55</sup>连深圳都没有执法，更深的情况是有个叫做儒雅骑士的网友曾经图文并茂地披露出警匪一家的事实。再补充，儒雅骑士的帖子已经找不到了，天涯里面转贴中的照片也都不可见了：<http://bbs.tianya.cn/post-47-827959-1.shtml>，这个呵呵的鸡巴社会。

<sup>56</sup>这里描述的是2005年的情况，不知现在有无改变，但是本着我的直觉，如果再去这里，我一定会时刻保持警惕。可以说，这样的旅行经历，让我也具有了撕咬的特性了。作家马健在八十年代就写过：“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着狼皮，慢慢自己也变得粗糙和不诚实了。在没有同情心的人海中旅行，是比登雪峰还困难的探险。”



下午我和波头去外面走走，聊的什么，哎，过去太多年了，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跟波头说刚才上楼时候觉得体力下降了，我要锻炼一下。波头说怎么锻炼？我说我现在这么跑回去。于是抬脚就一路跑回旅馆，可能500米不到吧，气喘吁吁，要死了。

老黄和冯豪出去找人调查路线，我和公公在旅馆时候，我把冯豪要钱去付账的事情给公公说了一下，公公有点恼火，说：这样就是乱来了。我说道出发前一晚冯豪逼着我和波头交钱的事儿，我也有点儿恼火。公公说：他替我收倒是没什么问题？我问道：“可是你有让他出面来收这个钱吗？没有吧。而且这个钱进了他的手，还能出来么？”公公笑而不答。

下午冯豪回来，说刚才忽悠了一帮人，说以后来忽悠客栈，先收了定金之类的，公公和老黄笑了，公公说：咳呦我操，你还真能忽悠啊！老黄说：你真的收了钱？冯豪说是啊，老黄说那拿出来看看。冯豪佯装掏钱的动作没有拿，这事儿就这么嘻哈过去了。后来老黄还是公公说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收了钱，如果真是用客栈的名片去骗了钱，这是坑人的行为。公公说，老黄还是老江湖叫他拿钱看看他没拿。我想，也可能是真的拿了钱不想分出来吧。

晚饭后，我、波头、公公在屋里，大家聊了一会儿，我说我发现自己体力下降了，我想锻炼一下。公公和波头愣了一下说你要干嘛。我背上大背包扣好了说：我出去跑两步。他俩都说别去了，波头大声制止说：“老布，你不能出去，这样很危险。”我说：“没什么危险的就是徒步，顺便儿小跑两步。”波头说：“外面这么黑，万一发生什么”我说：“没有万

一，一会儿就回来”。波头还是全力制止，后来他俩把我劝住了。现在想想，我确实思路有点儿抽离，之前在松赞林寺分析很到位，却没有把治安问题联系到此时此刻<sup>57</sup>。公公在我平静下来后说：“老布，下午我就见你从那边一路小跑这么过来。按说这个高原的高度，这么跑是比较剧烈的了，多少还是悠着点儿。要不明天早点儿起来，是一样的。”<sup>58</sup>

---

<sup>57</sup>可能的危险至少有4个：1、高反严重自己出现危险无人救助；2、黑暗滑坠；3、治安问题，遇上本地人勒索之类的危险；4、野兽攻击。现在倒是可以静下心来分析了。

<sup>58</sup>老江湖，呵呵。

### 6.3 芒康

7月18日，早上，我和波头的房门被冯豪踹得快要裂了，开门问道：怎么了这是？冯豪黑着一张马脸说：“起床！”好像我们没起床是欠了他的，还是发生了什么别的情节他在发挥？

起来公公说，老布说好了早点儿起来，昨晚上还嚷着要锻炼呢。我好像没说什么。应该说的话是在昨天：我就想出去徒步锻炼一下，当然出去不安全就不去了，可是早上早起对我来说不是锻炼，我也早起不了。<sup>59</sup>

出门，对面的梅里雪山还在云雾里面，看来此次与梅里雪山无缘了。公公说：如果一行人里面没有内心邪恶之人，梅里雪山就会让人看见。我发挥了一把说：那看来我们这行人里面有卑鄙下流道德败坏之人了，大家都笑了。路边一段有很多白塔，现在想来应该是个拍照的好地方，不过那时候我没有相机，就干眼儿看着了。那时的我没有相机，哎，没有相机，原谅我吧。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摄影作为一门遗憾的艺术，从这次旅行开始就已经对我形成了。也是这次强烈的遗憾深深刻在我心里，所以我才会在后来执着地运用胶片相机，背着沉重的器材在京都住网吧拍了一个星期。

出去吃早饭，吃完是谁说拿几双筷子吧，他们拿了几双，我一把将筷子桶里面的一次性筷子几乎都拿出来了，公公大笑：嗨哟我操……

晴天。飞来寺再往前，就要进入西藏的地界了。这段路一直是下坡。行进中车上不知是老黄还是冯豪偶然播放了一张CD，却是一首异国风情的动人歌曲，刹那之间击中了我的内心！

这首歌曲的旋律、唱腔、语言以及配器是我不熟悉但又迷人的异域风格，发生在此时十分应景。请翻到下一页，回到我的记忆里面再听一遍吧：

---

<sup>59</sup>这是我与公公发生的这类事情的最轻微的一次。应该说是公公下意识的一种勾连的技巧，这一手活儿在社会、职场里面广泛存在，即通过对方的逻辑不严密抓住赛点然后推进，扩大自己的主动性。此时这么说，对公公言重了，但是最终可以认定这是他的一种思维行为方式。很多人都自我发展出了这个技巧。后面再说。同样重要的逆向的自我反思就是：你自己本来就应该思路严密，你的边界，你的态度本应与他人交接清楚。

[点击此处播放歌曲，然后继续阅读……](#)

合着节拍，歌曲一字一句帮我褪去眼前那个神秘藏地的面纱，为我娓娓预言着一个充满了未知、不确定也充满了古老奇幻传说的莽荒世界正在向我渐渐逼近，抑或是我自己怀着一颗朝圣之心一步一叩首、心甘情愿地向着她一路跪拜而去；音乐鼓声的节奏、弓弦上的用力和唱腔里奔放的气息紧跟着我们车辆在峡谷中的快速行进，亦步亦趋，合着车身的下坡滑行和开过弯道的摇晃给我一种人在电影中的动态美感；此时此刻，眼前这大美的天地，无瑕的蓝天白云高悬太空，阳光普照茫茫不尽的山川大地，两台越野车在横断山陡峭悬崖间的滇藏险路之上潇洒地迤逦穿行，翠绿的崇山峻岭和奔涌的澜沧江在我的窗外目不暇接扑面而来又飞驰而去，大树阴影和鲜艳风景在眼前快速穿梭交替，这滚动的风景与歌声中如泣如诉又高亢呐喊的唱腔、隆重刚强的节奏、以及转调所形成的感情张力紧紧抓扣在一起，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滑翔中裹挟着一个行者的沧桑、坎坷、倔强、顽强、洒脱、孤独、迷茫、憧憬、忧伤，还有远方那让人神往的一切一切：高原的召唤、蛮荒旷野、雄伟雪山、神秘咒语、永恒轮回的生生死死甚至还有说不清楚的甜蜜柔情等等等等这些难以名状之思物性情，形成一个强烈复杂的情绪生命体，朝着飞奔的车上的我，重重地迎头撞击过来，正中我那紧张跳动的心怀，感动得我目瞪口呆、几乎让我就要哭出来。

纵有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此种人生路上的风情。一段文字一首歌，送给每一个还在跋涉的流浪人。<sup>60</sup>

---

<sup>60</sup>回到现实，思考一下语言表达的极限。人的精神意识情感是立体多维的，而语言文字只能表达其中的某个侧面。比如，通过音乐所能理解到的复杂感情，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说明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表达能力的世界，甚至是相互多余的。如果不是由文字引起的思考和体验，就很难用文字系统来述说完整。上面这个音乐和文字相融合的表达方式是我目前用PDF技术力量相对稍好的表达尝试（用有限的技术工具表达无限的感性世界，此处必须呵呵两声），如果我当时有相机、会拍照，那么我一定选用当时有代表性的照片作为文字的背景，调节字体的黑色浓度把字打印在照片上面，同时播放音乐，让人在风景照片中阅读那段文字同时听见歌声，这样表达能力就比目前更进了一步，但是还是生硬和不完整的，因为静态的照片表达不出来车辆在风景中行驶的视角运动这一动态事件，以及这个风景的移动和歌曲旋律节奏步步相扣的当时打动我的那种第一人称的现场切身感受。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拍成电影。所有的艺术表达门类里面，我认为电影的表达能力是最强的。只有电影能够充分利用音乐，绘画，动画，话剧还有剪辑配音设计视角镜头运动等各种方法，给人一个最真实、最零距离的重构的精神世界。因此回头考虑刚才那段正文，其综合表达能力只能用简陋不堪来形容了。拍电影的可能性以后再说吧，现在说第二点：我在纯语文方面的表达能力的极限。我不知上面那段文字算怎么样，觉得不一定是好的。我一直想用简朴话语来表达一切，但是遇到情绪强烈的时候，用语就没办法控制在真的简朴状态，就会自发的走向用语华丽、长句子和排比句，就像在拉琴激动处自发地会变成浓烈的揉弦一样。所以，这段话，是不是在堆积辞藻，有没有走向肤浅的堆砌，我不

走完下坡路，是澜沧江边的一个三叉路口，右拐不过江，进入四川；左拐过江，进入西藏。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开车过江了，我明显感到路况变差了，颠簸剧烈起来。老黄一边开车一边自言自语：怎么这么颠呢。冯豪对我们哈哈大笑说：滇藏线，滇藏，就是颠破你的内脏！这说也法不错。旅途是漫长的，对冯豪不是全是负面，开车的颠簸和瞎扯中，老黄、冯豪和我也常常大笑乱扯，一起抽烟。和冯豪最为正面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我们换轮胎，最后配合熟练到只需5分钟就换好一个轮胎，还有一次是冯豪被公公责骂。我想他还是在有利益的情况下就会习惯性在下一秒进入翻脸不认人的状态。可能我这样的描述方式对他那样的人显得太文化、太过程化，但是每个人体验生活毕竟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我看他人，就是用这种方式。

在一处下坡的休息地方，两个车停下来。公公他们那台三菱车的轮胎轱辘特别烫手，公公问波头是怎么回事，波头说下坡一路踩刹车下来的，公公说下坡不能这样，要挂在档位上才可以。后来和老黄说到这个事情，老黄说是的，长下坡一直踩刹车会让刹车皮碳化，最后失去刹车的功能，挂档是标准的做法，用发动机的速度控制车的速度。冯豪补充道：所以大卡车在每个轮胎上方有个水桶不断流出水浇在轮子上就是为了降温。他们这方面的经验都很准确，我理解了。

老黄是个老练的司机，对开车修车是个行家里手，在各种险路上开车冷静稳重。他开车左转弯时，左手稳健地转动方向盘，右手虚握在方向盘不动，待转到合适的位置上才缓缓捏住右手，这个的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料到开车，老黄说：在滇藏线这种险路上，他可以直接掉车头，他还说过，移库的时候后轮压过的位置和他的估计不会超过5厘米。老黄一般话不多，总体感觉是内向没有棱角的性格。老黄喜欢女人，而且感

---

清楚，反正我没有故意这样做，另外如果不这样写，从文字方面又怎么表达我当时的强烈情绪呢？我明确这段是我的特点的浪漫主义写法，就是以情绪感受和当时的想象力作为写作动力和描写对象，唯有这样作才可能符合当时内心的真实。同时我也感到自己造句能力的极限，想说的内容密度太大，几乎快要把句子的结构挤散架了。另一个可能的问题就是，初中之后，我内心失去了童真和平静，可能也就一同失去了有序化书写的 ability，加上高中恶心下作的应试命题作文的密集训练以及工作中赶文档报告之类的恶整，把文笔的味觉触感都整毁了，再遇到美好的事物，感到笔力已经穿透不下去，似乎无意间只好变成肤浅堆砌，因为脑子已经坏了，不再具备那种宁静深刻的写作能力。反正初中我的随笔，笔力可以达到与思想同步的水准，今天的我阅读少年旧文，都会感到纯洁清晰的文风，就是用指尖摸着心脏血肉而写的感觉。后来就是想一套写一套，少了合拍的感觉，就是口是心非、程序跑飞了的意思。估计是被不能算教育的所谓院校教育以及所谓的工作生活给活活毁了吧。这样的注定内在要被残损的人生，完全没有必要让下一代重复再过一遍。这种低端的一哄而上的农民运动掩埋个人人性的所谓生活；这种蚕食精神世界、格式化内在人格的垃圾堆生活还活个什么劲，还要你拚我抢的过下去，呵呵我笑了。

情很投入，哈哈。最早在忽悠客栈遇到他的时候，他有个刚认识没多久的女朋友，是个胖胖的女大学生。我比较奇怪的是女大学生怎么会和他混到一块儿去的？吴老师曾经转述，那女学生说过：她知道老黄就是她生命中的过客。这话挺文艺的，不过2005年还没有文艺女青年这个术语。前面说过出发前老黄又认识了一个重庆女性叫小辛，这一路上老黄除了开车，剩下的就是和小辛各种远程传情、以及多次千里相会，故事有一堆，以后慢慢儿展开说。老黄有家室，当他泡妞耽误事情的时候，用公公的话来说就是：老黄他妈的老婆孩子一大堆，还他妈成天勾搭女孩子。我哈哈。

说回到丽江这个艳遇之都。我也感到大家在丽江，不少人会很放松，对于性关系，到了充分的自由甚至匪夷所思的地步。老黄算是一例。另外小黑也有，不过不算混乱，小黑老婆孩子在东北，他长期在丽江看店，也有一个女大学生女友，还是双硕士，我见过，印象不错。小黑的段子是：带套睡了个处女。每次小黑沙哑地对我说起这个事儿，我们总是忍俊不止。就我个人的经历，我和小布，以及前面没有展开的去束河，都有女人的缘故，都有充分的身体接触的可能，只不过没有发展到上床。不论是外地男人在丽江交往本地女性、还是外地女性在丽江交往本地或外地男人，非常自由开放，可以用几乎不设防来形容，可能跟心情环境有关，另外估计也是为了对于日常生活中难以开解的压抑去寻求自由。就像Linus说的，软件就像性行为，越自由就越好。<sup>61</sup>

---

<sup>61</sup>我支持男女交往的自由，与丽江没有直接关系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不足的是，先不考虑伦理的束缚，我认为社会中人们的安全意识是不够的，避孕套的使用不够充分。这也是至今天、中学生未婚堕胎频发的直接原因，算是基本常识的缺失。我想问，学校都教育了什么给学生？在我的学校经历中，没有一次校方有提过避孕套的重要性，更没有强调过不使用的危害性，更没有强调意外怀孕对女人一辈子的血淋淋的恶性影响。天天儿整应试，整洗脑爱党，正事一句不对学生强调。为什么呢？我相信学校是为了免责。学校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恋爱，更不准发生关系，死死咬住这个态度就行了，不面对年轻人的恋爱意识和性意识的觉醒这一具体现实情况和自然规律，一旦出现问题，立刻用虚伪的校纪校规进行无情打击。打击其实只是为了撇清关系：我学校是不准的哇！学校自始自终的内在核心就是：在每个环节充分为学校免责。而对于已经发生的案例，我们只看得到学校强势表态：学生不守规矩、早恋危害人生等等不着边际却又非常负面的上纲上线，用类似旧社会广场凌迟处死的手法进一步打压人性。要免责就要拉开距离，拉开距离最方便的就是抛弃，抛弃的直接行动就是打压、严惩、开除学籍，而且是以校纪校规的正式名义，这就是“满篇的仁义道德，字缝里面的两个字是吃人”，这是一种恶毒卑劣的行为模式。而我想说的就是我操你妈。从边缘性行为到堕胎中间有若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有效控制风险的客观办法，但是知道的人都在装聋作哑，出事儿了就恶整。然后，在学校生活中没有形成防护观念的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后，只能在运气、堕胎和染病的苦楚中进行漫长痛苦的自我矫正、甚至矫正不过来直接迷失。不排除有人防护意识强烈或经家庭教育已经懂得，但是中国当代社会大量的非婚堕胎是不争事实，国家软实力相当于没有。还有，这种不堪的大面积堕胎的局面不能称为文化。

到了芒康，阴天下雨了，路上泥泞。驻地附近有个馆子叫做三江缘(还是三江源)，老板是几个市井的中年妇女，和公公嘻嘻哈哈，公公应付各种人际关系完全无碍。吃饭之余说让店家烧点茶水，冯豪吼叫我去看着炉子，我反吼他谁提出谁去做！公公对我说：“老布，社会复杂，担心有人在茶水里面下药，辛苦你去看一眼。”我不愿意还是去了。这个问题上公公倾向于支持会咬的一方，并且争取团队的利益最大化，至于我的个人，就自己抚慰了。可是恶心还没有结束，后来烧好了一大盘，我端到房间，公公开始加水，冯豪也过来，当时是个奇葩的局面，包括我在内。得好好说说：

这些乱七八糟的结束之后，我意识到今天剩下的时间算是自己的个人时间了（算是旅行吗？），今天是我的生日，给远在老家的父亲电话，告诉他我在去西藏的路上，报喜不报忧，父亲祝我生日快乐，并且叮嘱我注意路上的安全，我告诉父亲说，我的手机坏了，一路上我会有长途电话的地方不定时的给您打电话。父亲说好的，安全重要。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以后，心里的牵挂一直就是父亲，就是念想，我不孝。这个精神状态一直没有变过。

轻出一口气，想起和我同一天生日的麻子，前几天还在一起玩耍，现在的我不知道还要经历什么撕咬和稀奇古怪的事情，心里有点淡淡的“回不去”的感觉。出发前认识的女性朋友，小布、还有麻子，每个人都给我一种温暖的感觉。给麻子打一个电话吧。

麻子说祝我生日快乐，她问我这么给我祝福我高不高兴，我说高兴呀，然后我就傻在那里了，麻子说：“你怎么不祝福我呢？”，然后我就祝福麻子生日快乐。从那以后，我和麻子的关系开始好转了。从在丽江后期的各自玩



耍，到后面我在旅途上一路问我：何时回来，何时回来呀？麻子又变回到最初那个在厨房炒菜，然后回头朝我笑的美丽女孩了。是距离产生美吗？在客栈麻子对他们说我对爱情是说得天花乱坠，没什么行动的人。呵呵，天花乱坠，我有么？她太能发挥了，叹为观止呀。不管怎样，在当时完全没有生日氛围的情况下，麻子给了我一个温暖的祝福，并且推动我也祝愿

她，就像一颗遥远的生日蜡烛的火光，是对我当时僵硬的精神状态做了一次短暂的、浅浅的融化。<sup>62</sup>简言之：旅行的江湖义气在变质，麻子的朋友味道才是对的。我喜欢哪一边的生活，其实现在已经分出来了。只是自己没有苏醒，还没让自己进行选择和产生行动。<sup>63</sup>

---

<sup>62</sup>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向我传递正能量

<sup>63</sup>我的大问题，以后剖析，先记一笔。

## **6.4 然乌**

### **6.4.1 波密**

### **6.4.2 24K，嘎瓦隆雪山**

## **6.5 葛郎山，东久乡**

## **6.6 八一**

## **6.7 巴松措**

今年国庆多写点儿出来吧！

## 7 拉萨

7.1 拉萨

7.2 大昭寺

7.3 布达拉宫

7.4 纳木措

7.5 下车与上车